

及聲旅行圖書館惠存

軍事小說

卷下

黑太子南征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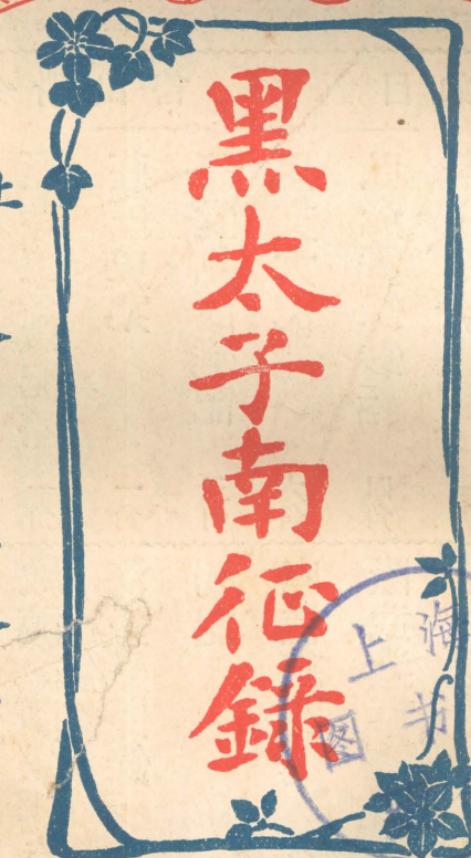
上

上海

書

館

說部叢集 第二十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金桂初敬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三十一冊種

各書皆從
私家鈔本

錄出詳記

明末清初

遺聞軼事

從前並無

印本。洵爲

三百年來

之祕書。前

此出版後。

購者雲集。

不久即罄。

現重行付

版。茲將目

錄列下。

史痛

布套二函

定價三元

分冊出售

福王登極實錄

角半

嘉定縣

乙酉紀事

一角

哭廟記略

一角

江上孤忠錄

一角

丁酉北闡大獄記略

一角

啟禎記聞錄

四冊六角半

莊氏史案

一角

海上見聞錄

二冊二角半

研堂見聞雜記

一角

蜀記

一角

思文大記

四冊

六角

鹿樵紀聞

三冊六角

弘光實錄鈔

二冊

四角

隆武遺事

一角

淮城紀事

一角

客演述

一角

崇禎長編

二冊

四角

守鄖紀略

一角半

浙東紀略

角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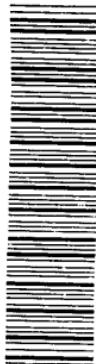
國變難臣鈔

一角

黑太子南征錄卷下

A541 212 0000 4750B

英國科南達利著



閩縣林

紓易同譯

第十九章

牛藏牛牛園

仁和魏

當二將軍同面太子時。二虞候尙俟於廣廳之中。別將之侍者。以虞候來自英倫。則聚而問鄉事。一人問曰。溫德瑣老兒。近如何者。又一人曰。王后蜚利巴。如何。忽見一高碩之少年。趨而問溫德瑣者之前。言曰。瓦得。汝發言如是不檢。一爲太子所聞。頭顱且岌岌。復有一人答曰。瓦得無頭。亦不甚惜。彼腦中空洞。如乞兒囊也。於是衆皆大笑。瓦得曰。今日司餐之人。久之乃未予我以飯。何也。又問福德曰。爾隨羅林之孺子。試告我英倫近狀。何似。福德曰。如君出時。一也。特少靜爾。瓦得曰。小所羅門。汝言何謂福德。曰。汝試度之。復有一人曰。我度得矣。彼以爲吾輩喋喋。我出而國都靜也。福德私語阿林曰。此中尙有解人。瓦得曰。孺子果如是作諷刺語耶。福德曰。汝作何

語者聽汝解之而高碩之少年卽言曰漢白歇埃及童子詞鋒乃便利福德曰匪舌利吾刀亦利高碩少年曰尤當一試更二日者衆當鬪力當試爾矛鋒能利如爾舌否復有頸短身肥之人進曰尼日爾將軍之劍術爲吾輩所服彼區區一虞候何不檢至是此二虞候之武技我乃未試但知其中有一人利口可畏卽至阿林肩上以巨爪按之曰少年汝有何能復視其面曰汝面乃非丈夫直伺夫人之侍兒汝更厯練久則顏色或闇勇力或偉更見若母母或不汝識也阿林曰吾力原不佳然頗便捷問者曰汝手便捷又何爲得母爲夫人引裙幅耶阿林大怒曰吾手便捷足措無理之野蠻人問者曰僮娃一怒臉上生嫩紅矣聲亦柔媚二目如佯羞之女郎頭髮則三歲之孺子遂張爪擣阿林之髮示人阿林曰汝得母偏我鬪力問者曰卽如是當奈何阿林曰汝舉動乃同偷荒非復受將軍之教育以狀卜之直一畜生若我主人則專以禮律人問者猶張其醜靨曰粉霞之虞候汝主人以何禮律爾阿林曰以我所聞於將軍者果一身見輕於人亦不至與人肆詈但脫手套擲之地上若遇無

禮如禽獸者則以手套擲其面於是遂以手套擲此短頸者之面於是衆乃大集而觀短頸者大怒曰汝如是無禮我當取若性命阿林曰果能取者卽以奉饋時倭利物虞候諾白雷初不之言此時出而平亭曰我爲左證高碩之少年卽謂短頸者曰脫藍忒今日之辱汝自取之汝平日專欺侮新來之客今日之事可勿更語彼之怒衷於理汝休矣於是助脫藍忒之人爭曰當較短長不爾茲事初無歸宿高碩少年曰不然吾不言乎辱固脫藍忒自召脫藍忒汝忍小辱可也脫藍忒曰我之名譽不能作如是收局彼果求罷當自拾手套與我服禮福德曰萬無其事高碩之少年謂阿林曰汝聞脫藍忒言乎但曰冒昧卽已阿林曰否諾白雷微語阿林曰我觀其人氣力頗壯又聞其人善刀汝非彼敵阿林者本撒克遜戰士之裔怒不易發一發之後亦不易降諾白雷旣言而阿林決鬪之心愈摯卽曰吾此次隨主人出其視同人盡弟兄也此人太驕我亦以奇辱報之於義適中手套可以自檢而輕彼之心萬不能降非彼以禮自鳴則萬無和平之終局脫藍忒謂高碩少年曰汝本欲救其性

命。然彼終不承。今惟有趣較爲佳。阿林曰。可。時有數人曰。太子接見羣臣。可兩小時。其餘尙須就餐。吾輩較藝。殊有兩小時。有人曰。於何地較之。有人曰。卽在校場之中。復有數人言曰。否。若爲太子所聞。如何。復有一少年曰。吾輩當至河瀨。彼間有地頗寂靜。蓋加倫河邊原有草場。地初非廣。然河岸危。而河水駛。來去之舟亦鮮。卽有舟。亦停駐於河心。衆議既定。二人皆以刀往。又皆無盾。又不明決鬪之儀節。衣服旣脫。刀光卽閃。脫藍忒之隨主人。曾經數戰。較阿林爲有閱歷。且氣力復偉。於是福德及諸白雷。皆爲阿林危懼。而阿林自爲虞候。後乃無日不習劍術。數月以來。以輕趨之。軀益以輕敏。之劍術。乃能封閉。不爲敵人所攻。二人以刀相嚮。時狀至弗稱。脫藍忒旣黑且壯。周膚皆毫臂肉突。出阿林美秀。而文金絲之髮。玉雪之臂。據衆目觀之。二人之勝負已前定久矣。然以閱歷者觀之。見阿林眼光四射。脚步輕靈。勝負亦正。難決。諾白雷忽出而言曰。二君且緩。鬪脫藍忒之刀。兩面皆鋒。且長至一尺。殊弗公允。福德曰。阿林汝用吾刀。吾刀輕長。短甚。服吾用。又面

脫藍忒曰先生請試尊技吾大帥將下值矣脫藍忒兩足作八字形刀鋒當阿林之胸以勢言之其前後騰擲乃據形勝刀當人胸研刺皆宜敵刃之來亦足下過而仰抵且刀柄有橫鐵上仰而下俯既足自護其手亦可抵敵之刃阿林所長者眼靈而足趨惟刀雖快利乃輕巧而飄忽亦無橫鐵爲之護手脫藍忒知先發爲佳方阿林以刀進時脫藍忒卽健進以刀斫其頸阿林非健退者頸且立斷顧雖迅捷而肩衣已交敵刃然卽乘機進刃刺其腹脫藍忒亦以刀橫抵之乘勢復猛掠見者咸大驚阿林低首復避而去卽伏而猱進其刃脫藍忒幾創卽以刃疾下阿林額上亦少創血被其頰卽跳出範圍以外少息觀者拍手不已調停者曰若二家均能手名譽咸存可以息矣諾白雷及老卒數人咸慰勉阿林以爲非弱脫藍忒亦自拭其汗言曰我原不欲死此孺子阿林曰諸公勸慰吾亦誠悅惟不審此君能服罪否脫藍忒曰我焉能者阿林曰然則汝當少防二人復合阿林進迫絕近爲脫藍忒刀鋒之所能及處脫藍忒鋒長必展拓始盡其力故阿林進而脫藍忒恆退但能以刀力拒不復

更挺其鋒。二鋒相糾。阿林肩創而脫藍忒。股上亦創已。而阿林之刀觸入脫藍忒。護手之鐵脫藍忒。卽以護手之鐵糾阿林之刀。阿林刀斷。但餘徑尺之鋒。脫藍忒曰。汝命在吾掌握矣。衆人皆曰勿殺。但自承負足矣。福德曰。宜易刀。更鬪調停者曰。無是規則。諾。白雷曰。阿林擲劍。卽免死。阿林曰。否。汝服罪耶。脫藍忒曰。汝癟矣。乃發是言。阿林曰。汝備之狀如怒獅。立奔脫藍忒。此時阿林之所以長於脫藍忒者。脫藍忒肥而阿林輕趨一方。哮喘一方。敏給刀鋒。雖短而氣定神閒。短鋒肉薄。脫藍忒愈喘而退。仍時時欲趣退。展其長鋒。顧阿林仍肉薄。而前初不之釋。短刃之鋒時及其頰。或出其耳際。而脫藍忒知阿林不能持久。得間必能死之。已而阿林氣亦少衰。眼力亦微。倦脫藍忒。思事機至。忽一舉刃。却步疾退。意將更進洞。阿林之胸忽水花大濺。脫藍忒墜河中矣。此時鬪者及觀者萬目皆注。刀鋒乃忘。脫藍忒已瀕險處。迨脫藍忒驟退。後足凌虛。始大呼止之。顧已無及。湛身河中。棄刀而拍浮。擒得水藻。身已順流而下。衆皆去其皮鞋。結而援之。顧不能得阿林。此時棄其短刃。而顛盛怒。易爲悲。

憫見脫藍忒三次浮沈以目乞援人人皆屬目阿林阿林不忍更視卽踴身入水游而往引其仇阿林平日在波婁寺固善游然河流過駛旣引其髮爲事易也顧逆流登岸事乃大難此時力奮其身與狂流爭乃無寸進遂順流下岸人則逐視此二人已而近小沚阿林卽轉身赴小沚衆結腰韁擲授阿林阿林得之岸人力引二人皆上閉目吐沫此時脫藍忒已醒蓋先入水乃少用力故先阿林蘇起祝阿林阿林尙瞑衆皆拍手稱賀脫藍忒則抱阿林於懷中言曰先生我乃感爾非爾我淹於河心矣吾生長之區乃不見水入水而神志已瞀亂阿林醒曰勿須君謝福德汝前引我起脫藍忒曰汝爲吾仇卽爾之恩惟有此河竟免足下一死阿林曰我豈希冀此一時之不死衆皆曰後此不能更言今日之事兩家皆無損其勇名爲吾輩所不料吾小友旣勇健無倫卽赴水救仇亦足覘其義勇包度中有盛會皆列勇者吾小友足與其間矣脫藍忒汝著衣起脫藍忒曰吾今日乃失其寶刀諾白雷亦取阿林之衣全易之曰少時見將軍或不至以溼衣面衆曰歸乎阿林以手扶福德之肩左手拾

其斷刀言曰諸君且勿行吾耳爲水所淹已失其聰乃未聞吾友爲我道歉衷脫藍
忒曰朋友汝尙未了耶阿林曰大辱何爲遽了吾怒不輕發旣發之後有氣力性命
在者必復此仇脫藍忒曰吾友白如礬石卽性命氣力餘者亦無多不如聽吾了此
大恠在足下尙爲佳運阿林曰否今日之事汝肇之吾爲決勝負來勝負未決吾不
能歸今但有二著非君道歉當易地更鬪實則阿林水中岸上用力已竭額上肩次
血尙沁沁身上冷水已透而眼光初不爲敵所屈脫藍忒中心亦折卽曰吾萬不料
汝乃如是介介須知吾之所言實同輩中所常言者今旣如是吾告罪矣阿林卽伸
手曰君旣自悔我亦悔之於是衆皆同歸道中談笑甚樂調停者曰福德君友歸時
當予之以酒河水所入夥也吾乃不料此文弱之書生勇乃無藝福德曰無論何人
一至包度飲空氣卽鴿子亦成鬪雞矣調停者曰君之主人亦正如是虞候與將軍
均不可輕侮者也

太子之燕客匪特待將軍有加禮卽賜饌虞候亦非草草阿林平日食於波婁寺中但有茹素至將軍家而將軍復清貧饌亦非腴今日享太子之賜方知人間膳美一至於是炙孔雀一既炙之後復加以羽毛進時乃如生物炙野豬頭一燎牙裹之以金喙則裹之以銀蒸豚之爛如膏且以冰襯之印耶穌十二門徒於其上有大布丁作溫德瑣離宮形阿林見之已大駭然亦易新衣迨佳餚一進痛苦盡忘宴未已有入傳言今夕尼日爾將軍將同張獨司夜飲令二虞候勿延候可至半月逆旅中少息此數人者遂痛飲談噱始同赴逆旅二人步歸留馬於太子之廄天旣黃昏雨絲如織但見通衢轉處及巨公之門始然油燈光慘慘然包度者行軍之極衝雖雨夜仍有行人每及小燈之下厯厯見往來之狀陡見一肥碩之人類富商冠平頂之紱帽袍服至長腰間懸錢囊頗纍重其後隨侍兒籠燈照之光射咫尺之外此人過後乃逢醉卒作偷語刺刺然富商見醉卒爲之悚懾則趣步歛避此侍兒亦嚴束其領巾以醉卒見錢囊及女貌皆生饑嗜卽不宣言人已覺之小頃又行遇數弓兵爭挾

妓行且行且作笑語。餘則道人也。舵工也。續續乃不可計數。口音亦龐雜不一。忽聞有傳言清道者。則貴族夫人肩輿明炬而過。自太子宮中罷宴歸也。時道中有二人。頗爲此二虞候所疑訝。此二人者同行適居二虞候之前。一爲男子。一爲及笄之女。郎男子頗而整。左脅有方物。以呢裹之。而女郎狀頗窈窕。周身皆重裏。但露二目。及小髮在外。此男子以整足恃女而行。如恃杖焉。左脅之物則嚴衛之。此二虞候見此。男子作恐狀。則尤怪駭。聞整者曰。孺子縱其膽力。聲格格作法語。而未調者。言曰。更六七十步至家矣。女子曰。爸爸堅執其物而已。母生外虞。整者曰。此等人直酗酒嗜殺之野人。鐵塔亞茲去家四十步矣。彼醉人不久至。達克司彼果不行。我亦終祕不出。已復曰。二十步矣。上帝乎。彼篋突囂呼。乃令人生怖汝。胡不前趣。乃畏此島國之人。忽又曰。敗矣。敗矣。見當頭有醉卒梗道。二人乃不能前。燈影模糊。中有數人橫路。窺此女郎中有一人。曰。此老整。乃恃此佳人爲杖。卽曰。老整。上帝予爾以股備行道也。胡爲不自量。股乃壓此女郎。又一卒曰。必得二十惡鬼反翦之去。我輩英雄乃

無良伴汝居然以之爲行杖何也第三入卽引女郎衣袖曰甜鳥兒隨老子行第一人曰心中願意者隨我行人生極短非行樂何以自聊以我卜之汝必美貌果誤者永永不面家山又有曰此癩蟆不知所挾何物彼嚴挾此物如死因之挾赦書又一人曰汝老骨頭之男子趣示我於是衆人同集其前老嫗者旣不洞人言但一手引其女一手脅肘下之物四顧求援福德怒卽推最前之弩手言曰勿爾似此舉動非高明所爲汝弗釋者將無倖忽見一醉卒怒曰爾爲新登岸乳臭之兒敢直與乃公事究爲何人斷我雅興又有一人曰我但聽主人號令耳孺子離母來就乃公學戰事我遽聽言乎女郎卽以法語語阿林及福德曰君看上帝之面救我勿令我墜入殘人之手阿林曰女郎勿驚我決不令彼窘汝卽曰強徒趣釋爾手勿苦苦泥人忽見黑鬚之人言曰瓦忒勿聽彼言可立禽之語二虞候曰汝宜知趣果不知歛避者吾將移吾鋼刀而問汝阿林正張皇中見約翰珊穆梗均在醉人之中卽曰謝上帝約翰珊穆梗趣來救人彼醉卒方恃强而凌弱珊穆梗曰阿林汝在是也卽分排衆

卒而前曰何事我實告汝法國非復祖國果事事爲人不平則永無自安之日須知身至此間恆多力而嗜酒欲責以禮萬不之及汝果居一年者則宗旨且立變因謂諸卒曰汝輩何爲須臾憲兵至矣果不自愛且受軍律黑鬚曰白羣中珊穆梗耶珊穆梗汝爲人居間耶汝輩固類我似不宜有此自英國至於是間斷人之頭接女之吻事如摧枯者汝也何爲沮我珊穆梗曰彼得汝言良然今猶未改惟吾引弓良中正不偏行其公道接吻必得女之歡心卽殺人亦惟人與我力抗果非悅我者不接非抗我者不殺也衆同視珊穆梗又視約翰神宇均非佳計行強必無倖遂紛然而散阿林及福德則仍尾此父女行珊穆梗引阿林曰我聞今日汝與人決鬪其事甚險汝此來我引汝來也果有不測我何以對朋友阿林曰行當留意珊穆梗曰凡遇難事勿憑意氣更待少時蓄力而善刀則與人爭一日之長未晚也今晚吾得數人在格恩逆旅中飲酒此地去半月直一牆之隔汝願來者則隨吾輩小飲吾待爾耳阿林曰果無他事必至奉侍時福德已前行阿林尾而卽之時此二人已至門方與

福德致謝忱。阿林旣至。鼇者卽抱阿林言曰。少年先生幸救我不爲洪醉之野人所陵。今日果無二君。則吾女將爲所引。卽老夫亦且負創欲死。阿林曰。此等人固無禮。然卽謂其行兇似亦無敢。鼇者大笑曰。此人旣醉。尙何皂白之有。卽不碎我之顱。而脅下所挾者亦復不能瓦全。女曰。爸爸吾意擬延此兩先生入門。若遲門外將又長風波。老鼇曰。鐵塔言然。不審二先生能下光蓬戶否。卽曰。齊亞古母。侍者汝以燈出。二君留意階級。旣入室。鼇者曰。無患矣。今日吾畫之倖全。乃出意外。謂其女曰。孺子。汝今日甯爲醉人所苦。尙力保吾畫。英國人乃野蠻。如是合匈奴。峨得及達靼。三種人爲一。加之以醉。卽英人本色也。嗟夫。吾乃不料世界中。乃有是人。無地無其足迹。吾久不歸家。聞意大利中。此種人亦至充斥。舍天堂不入。外他處儘有其人。女卽進曰。爸爸勿忘此二恩公。亦英國人也。老鼇始惶怖曰。殊無以對。二公請公試入吾室。今人但解刀矛。無解畫者矣。遂引二人入小室中。陳設至精雅。四隅然香油之燈。壁上几上。及於地下。均畫圖。福德及阿林神爲之奪。計生平初未觀此奇筆。老鼇見二

人見賞。卽曰。二公亦愛此耶。實此兵間人亦不乏風雅之士。阿林對畫歎曰。我非目擊。幾不信。人間有此妙墨。汝觀顏色調融風神如活福德。汝觀此幀。寫謀殺聖。司蒂芬之圖。此兇人目閃閃可惡。吾幾礫石投之。福德曰。阿林此幀走鹿。吾直如在林間覩其呦呦之聲。態阿林曰。鹿所過地草青天碧風景似在穠春。吾在波婁寺中所見較之是間。直同小兒之試筆。吾師兄巴索魯米歐曾語我。東方有名畫。此畫殆卽其人乎。老蹩聞言大悅。時其女亦去其外衣。則亭亭一意大利美人也。福德舍畫而觀人。阿林目注牆上。復及地下。時時駭歎老蹩。卽發其呢。出所挾之畫示阿林。曰。此筆如何。阿林啟之。則玻璃作秋葉式。中畫馬利亞聖像似聖母以慈悲之目視己者。阿林本解畫之人。卽拍掌曰。神妙極矣。先生如何挾此寶物行於道間。果見毀者奈何。老蹩曰。老夫亦太粗疏。鐵塔汝往斟佛羅倫司之酒飲。二公面阿林曰。今日無公。此畫立毀。汝觀此肌色筆何能及。直以香熏而成之。百幅中不能中肯。如此幅蓋過久。則焦而不融。過簡則白。而無肖。以此幅論之。似腠理中血脉皆可見。老夫本以此畫。

供奉里米禮拜寺中今日攜赴寺中相壁而籍之以天晚復攜之歸幾陷不測吾見公言論似亦解此道者阿林曰我之所蘊烏敢陳之名公之前吾亦出自寺中在同輩中尙稱可老鼈曰吾此間有筆及顏色公試爲之吾不以玻璃授公一則玻璃貴重又顏色難融此時女兒以酒至老鼈曰滿斟以上先生且坐而運筆福德心不在畫則力矯爲法語與鐵塔酬對老鼈捧畫細審有無傷損阿林遂引筆勾一美人姿首及瓔珞之胸老鼈側視曰天才也在少年中得此亦自非易福德聞言趣視卽曰此茅德女公子象也阿林曰妄哉吾隨意成之安有所肖老鼈曰汝乃能寫真此尤非易實告汝吾名爲阿古司忒辟散奴即安得里亞辟散奴之子汝當知之汝技良非壞果能與我同居我尙能以寫玻璃傳顏色薰香發光之祕一一授汝至於寫入玻璃水漬弗褪亦可傳授其祕阿林曰吾果得名師傳授何樂如之顧已立誓隨主將長征戰事未已吾不能反汗其言老鼈曰胡言征戰征戰又何爲者汝之所云主將者我亦知之其人皆屠戶爲傷天害理之尤實告公吾意大利之美術良足爲世

之大名物。公家執業。生者死之。完者毀之。吾業則醜者妍之。平者凸之。公果能一至。意大利見古人之美術。構造方爲千萬年不朽之業。公見吾畫以爲見所未見。若吾國名公傳作。則老夫尙不能爲之調融顏色也。少年先生幸勿見罪。彼方爲人物。若隸身軍籍。適爲人類之公仇。何貴之有。福德曰。老丈之語。微近於偏。武人豈必無功。武士捍衛國家者也。先生所言美術。非武士之力。亦適落敵人之手。阿林以色止之。且曰。先生凡諸筆墨。均出之先生一手乎。老蹩曰。然則又與阿林論畫。至一小時。詞源滔滔不竭。忽聞有蹙築之聲。老蹩歎曰。吾聞此聲。方知世界中能殺人者。爲上。阿林聞聲。言曰。我當行矣。若以吾論此屋中至寶。至多久留。亦殊不厭。語時。視鐵塔。鐵塔卽垂其首。二虞候遂同時辭出。老蹩尙囑其再至。遂別。此時雨止。人稀。二人遂赴。

半月逆旅。

第二十一章

旣到市上。福德曰。阿林。此女美極矣。似此潔淨而平安。令人心醉。阿林曰。然。玉肌脂。

暈畫所不到。覆額之髮絲絲可數。力求疵累。則下頷小遜。福德曰。否。否。無此病也。阿林曰。唯。句。福德曰。似。此。風貌。尙。詈。議。耶。阿林曰。吾意。若能添毫。令其下少豐。則尤佳。福德曰。汝何言。汝欲鐵塔豐下耶。阿林曰。孰與爾論鐵塔。福德曰。孰與爾論他人。阿林曰。我所論者聖母馬利亞畫象耳。福德曰。然。則汝之爲人。即所謂匈奴峨得及韃靼所合而成者。天主所畫者。汝不之觀。乃嗜人功所畫。此時有一人似弩手。言曰。珊穆梗着我來。言在格恩中相待。言已見將軍今日不歸。宿於張獨司家君宣。卽行。福德曰。可也。甫及門外。卽聞譁噪作歌之聲。旣入小門。行經碎石之甬道。卽至一長方之廣廳。左右列二燎。地上席橐。有二三十人。或坐或臥於橐間。衣冠皆襯落。每人一巨罿之酒。尙有一巨筩。置之中樞。珊穆梗約翰黑西門。合四五人。環巨筩而坐。船主戈德溫亦在座。以明日將歸來與故人敍舊。阿林。福德旣入。卽與約翰諸人同坐。入時歌者恣歌飲者自飲。無起而肅客者。珊穆梗曰。爾二人飲啤酒耶。抑葡萄酒。阿林及福德皆曰。吾不勝酒力。珊穆梗曰。必飲。主人取葡萄酒至。勿蕩其罿。防色味變。阿

林汝聞最近之消息否。二人咸曰未也。珊穆梗曰汝聞將軍中有較藝事乎。二人曰吾乃未知。珊穆梗曰加司貢將軍加百答爾爲英人所辱。欲在加司貢得五將軍與英國五將軍在圍場較武。張獨司已允。太子尙出一金瓶用勞勝者。此時宮中正紛議此事。約翰曰何用將軍胡不以我五軍人與加司貢五壯士一較。黑西門者甲士也。卽曰甲士亦無不可。船主曰珊穆梗吾英大將爲誰。珊穆梗曰英國大將有三百四十一人居於包度。人人皆上願書求鬪。一人不與者卽雷文司霍姆將軍方病寒熱不能用。武時草中有一軍兵言曰我尙聞太子亦將較力。惟張獨司力諫以爲不可。船主曰然則張獨司必與矣。草間之卒曰否。太子亦不之許。乃命之爲監戰。法國中之監戰者則爲阿馬虐克公爵。以我所聞英國五將軍中一爲奧特婁。一爲伯爾司。一爲威德。一爲布香伯。又有一人則爲吾之大帥尼日爾將軍也。衆皆大呼曰吾帥果勝吾輩榮顯多矣。珊穆梗曰然。凡人隨五玫瑰之旗出觀英雄者於此中覓之得矣。中有數人聽之而笑。珊穆梗曰孺子汝恣其笑將軍此出必立奇功汝觀將軍。

封其一目不知流血當幾許矣。前在泡克替爾之戰亦蒙其一目。忽有少年之卒呼曰珊穆梗汝爲我言泡克替爾戰蹟。約翰亦曰珊穆梗吾亦未聞幸一一示我。而席上臥人爭舉其瓶曰珊穆梗吾爲汝飲壽汝恣言以聽吾耳。珊穆梗謙曰試問黑西門彼見事多也。忽又言曰西門所見者我亦見之。西門曰語及泡克替爾此戰殊空前而絕後。其中有善射者皆死此輩死後乃無彼替人。珊穆梗汝謂吾言然乎。珊穆梗曰似此勇人真不多見。至於老惹安特魯瓦得此等人勿論授以何弓皆發無不中。此時有數人言曰珊穆梗吾請爾述戰事。胡再不言。珊穆梗曰先斟吾酒事長述之。口渴不可止也。方太子行師時正在秋初。兵經阿佛尼至白雷安。遂及於土倫阿佛尼者女美而酒酸。白雷者酒佳而女心則落落不近人。惟安逐二者皆美士之至者。無不意得。一至土倫吾頭爲敵破矣。惟斐而松一役吾微有所得。又自斐而松至布其司得絳紅之袍及佳履。卽有人曰汝買得之耶。珊穆梗曰否。取自人身吾思其人必不需此。以背上已着一矢。着此袍何爲者。衆皆欲聞此事。卽趣之曰其下如何。

珊穆梗曰此時吾衆可六千及於伊蘇登始遇一奇事問者曰戰乎珊穆梗曰戰事安得言奇非彼得大將索贖者初無意趣蓋吾在伊蘇登時竟入一廣廈闐無一人吾同一威而司人共入得佳物無數中有一鳥羽之禪約翰阿林不已見耶此爲英國不數見之物吾乃悉其物載二驃與大軍同行吾至寶貴此物後此受室將與吾妻同之今已藏此物於一嚴密之地船主戈德溫曰珊穆梗汝擇術勝於我汝所得如海上得魚勿問主人得卽己物時有數弓丁曰船主言然吾輩恆言家雁之羽不如野鵝珊穆梗汝更言之珊穆梗曰時太子爲帥吾驅此二驃同行沿路咸有所得惟至魯摩藍汀我一金鍊及手釧竟爲一女郎所得天乎世界中乃有傷天害理之人竟以他人之物爲己物也衆大笑曰汝得寶物夥乃不呼天區區一鍊釧何惜胡不爲我言戰事珊穆梗曰我固欲言之時法王以五千卒蹕我迨至相見則蠢蠢不知所爲以吾兵伏於葡萄架及籬落間但一羊腸小徑足入且夾道林莽中咸伏強弩法軍中出勇士三百人夾道矢發生者乃無幾人法人旣敗日耳曼兵繼至頗勇

悍竟有數人能突圍入顧亦無用尼日爾將軍封一日出馬將軍一出繼者則奧特
婁將軍及十餘騎將張獨司將軍亦出吾本弩手矢空則亦揚械而出此事吾乃大
愚一身遠出司轎重者無人果一敗衄轎重立失幸有佳運法人大敗禽其王吾及
老貝及法軍輜重之中奪得美酒一車則法王御用者盡爲吾有至於後事吾則弗
知老貝亦死不復作詞供爾聽矣衆曰明日如何珊穆梗曰吾軍立歸包度衆皆平
安法王至吾鳥羽之被亦至吾一售其物金錢溢出吾之囊橐於是吾大酬神在聖
安特魯廟每日然燭十二挺至於七日而止天下惟佳運至時敬神最宜不於此時
致其誠款後且不助我似我之爲人彼聖安特魯者實得我一百十九磅之蠟燭吾
運安得不佳時有遠坐之少年兵士呼曰珊穆梗先生此戰何爲而肇珊穆梗曰愚
哉吾王奪法國之寶座也少年曰爲此耶吾初以爲英法之用兵實爭此鳥羽之被
衆大笑珊穆梗媿怒曰小子乃能侮老輩此時小雞宜歸栖矣西門吾輩行也西門
曰吾尙須聆歌而去戈德溫曰君輩欲聞雅奏則此君爲宜因以手拊約翰之背曰

在船上時。吾時聞其歌。歌聲如怒潮。約翰汝試取富翁之女郎。曲歌以侑衆。約翰亦以手拭其沫。以目向承塵而歌。歌聲壯烈。火炬幾爲之戰。歌曰：富翁一朝出門去。小姐一人在家。中小姐美貌兼威風。不知落在何人腔。突然來了一將軍。鋼盔黑戰袍。紅雙膝跪在小姐裙。小姐不動。面向空。又來富家一郎君。身衣錦繡。口能誦詩詞。歌賦無不工。小姐之意仍不動。又來財主屋連雲。儘汝富有。小姐仍不動。又有軍兵。膽大如雷。公右背矢袋。左背弓衣衫破碎囊空。小姐一見心大動。千人皆敗。一成功。許多削髮爭入空軍兵。小姐爬上馬夫婦偕老。如喬松。約翰歌罷。哄堂而笑。拍掌如雷。動此歌之俚鄙。適合此輩之耳。入此輩之心。約翰見衆環贊頗有媿色。則引巨杯而吸。言曰：此歌吾於少年時已精熟矣。珊穆梗曰：諸君皆進一盃。爲我心愛之女郎飲壽歸矣。衆大悅。飲旣。顚頓而出。

第二十二章

包度居民遇較武。事則引爲習見。不謂奇也。太子行殿。在是劍客大集。爭欲自效於

東朝北門外近加倫河有廣場一其地日日有壯士盤馬彎弓試劍於其上惟此禮拜之日聞英國大將軍與加司貢將軍較力衆始鬨然大以爲異此署非私鬪直以國度鬪也且非常人之鬪又爲十名將分曹而鬪故觀者駢肩而至其勢如大潮第一日中遠地之人已先至無地足居則挾行帳自隨近城之武士亦至而廣其眼界是日之晨集者可八萬人讀者欲知諸宿將中高選五人事乃非易蓋負氣不相下者多選將良不易易也方選將時彼此幾致訟鬭非太子力與此事則老輩之阻撓事幾弗得平允顧雖如是直至決鬪之第一日爲議始定定後懸五人之盾於殿門令觀者知大將之名亦以備爲人指謫其遺行不使以隱慝冒居此至榮之名休古奴而司奉太子命至那瓦爾矣大將神矛已短其二餘尙有佳者故張獨司及佛而登主選商定者至再人人揣量其銖兩奧特婁將軍者爲泡克替爾大戰時之勳臣羅林將軍則威望稍次張獨司其名一舉卽在選中餘三人如布香伯威德百爾西亦錚錚者遂足此三人加司貢五人中第一人爲加百答爾次則克列松又次則達

爾。白。忒。又。次。則。墨。西。東。第。五。爲。德。人。愛。而。登。司。塔。特。英。國。列。將。見。懸。此。五。盾。嘿。然。不。
更。言。以。此。五。將。軍。半。生。皆。坐。臥。於。馬。上。者。後。起。固。有。英。雄。然。閱。歷。不。如。老。輩。因。是。無。
敢。擬。議。太。子。於。是。日。亦。以。馬。赴。戰。場。馬。上。謂。張。獨。司。曰。約。輸。將。軍。寡。人。頗。願。今。日。與。
諸。人。小。試。寡。人。能。勝。矛。時。亦。樂。此。不。疲。今。日。能。否。與。選。將。軍。當。自。了。了。張。獨。司。曰。東。
宮。矛。馬。誰。能。追。步。惟。禮。防。有。天。澤。之。辨。不。宜。身。與。其。間。太。子。曰。何。也。張。獨。司。曰。殿。下。
將。助。英。人。擊。加。司。貢。耶。或。助。加。司。貢。擊。英。人。論。其。義。分。均。殿。下。臣。庶。初。無。軒。輊。今。加。
司。貢。列。將。中。頗。有。攜。貳。之。人。非。東。朝。鎮。以。恩。威。則。蠢。動。者。當。立。見。脫。使。戰。時。事。有。叵。
測。則。加。司。貢。甯。爲。英。有。耶。太。子。怒。曰。此。加。司。貢。人。之。叛。與。不。叛。甯。繫。寡。人。一。身。張。獨。
司。曰。駑。馬。非。鞭。不。動。若。良。馬。奔。迅。尚。須。加。以。轡。勒。不。爾。絕。塵。矣。加。司。貢。非。我。族。類。非。
恩。意。籠。絡。不。易。與。也。此。事。全。係。太。子。苟。非。殿。下。卽。傾。吾。英。兵。力。甯。卽。令。其。帖。耳。太。子。
曰。張。獨。司。今。日。乃。論。及。大。事。此。語。當。留。於。議。事。時。言。之。因。迴。面。謂。二。出。公。曰。二。位。陛。
下。今。日。之。日。陛。下。以。爲。如。何。披。特。魯。曰。試。戲。亦。足。娛。目。因。曰。此。百。姓。咸。盛。服。宜。加。賦。

若隸孤版圖者。即有此盛服。見孤亦當易以韋布。實則羊毳。雖長就而翦之。亦終屬公家之物。太子不懼。曰敝邑之待國民。咸聽自由。不以奴隸目之。披特魯曰。此命意不同耳。彼窗間女郎。乃佳絕佛南度汝識其所居。今夕必以此女入我行殿。太子曰。陛下此決不可。寡人所屬地與貴國法律不一。披特魯見太子怒。即鞠躬道歉。衷曰。亡人失國。蒙太子厚禮。賓至如歸。以爲尙在吾家。竟忘其在客。實則各國之制度。因謂太子曰。愛德哇。孤果復辟者。君惠臨敝邑。但恣所擇。孤均可以力致之。太子正色曰。吾乃不願陛下作如是語。吾於功名外。一無所嗜。曾立誓言。與王妃親愛。外不旁及他姝。披特魯曰。若太子盛德。孤五體投地矣。馬育。加出公亞姆司。見太子。盛怒。則力引披特魯之衣。曰。老兄留意。太子怒矣。披特魯曰。無傷也。彼不愛此。吾將別貢其所愛。前此用藥誤汝。更觀吾所爲。卽笑顧。太子指太子所部曰。兄弟培植材勇。至如此之多。一出真無敵矣。太子悅。曰。彼攻略旣久。初未遇勁敵。披特魯曰。匪特前此無敵。此後甯有敵耶。孤一見雄師。復國之心。直安如磐石。將來殿下能誅。彼篡。

逆亨利尙有何圖。太子曰先定陛下之位則偏阿拉貢之國君令復馬育加陛下之位亞姆司曰仁德之君也披特魯曰待殿下成功後則英國及加司貢馬育加及孤所部可聯盟爲兄弟之國患難共之此時四國雄師同聚一處則世界中何事不可成者不成良非男子太子大悅曰陛下所言深中下懷吾思能將異端之回回驅出西班牙則爲功匪鮮披特魯曰殿下果起義師孤必悉索敵賦以從孤意逐此醜類尙足逍遙海外孤意當以舟師搗彼亞斐利加令無駐足之地太子曰然寡人夢中亦思揚我英麾至於橄欖山巴勒士丁之間披特魯曰此儘可知殿下所部已能直迫巴黎城下則雅露撒冷又何有焉果至彼間則殿下宜息馬矣太子語至此大言曰天下事尙有無數可措手者君士但丁名都法亦當取寡人尙欲與大馬士革蘇丹戰此外則當令韃靼入貢契丹遼京臣順約翰汝以爲如何者約翰曰臣約翰願家居太子長征國中宜誰居守者果吾輩盡行則法王居吾輩之中吾無家矣太子曰約翰汝平日一往無前今日胡乃頹廢張獨司曰能嘵之狗未必能得鹿太子曰

然汝之勇名寡人所知及見萬衆雲集卽曰人多如是耶太子自北門入中外人頭乃如海波人頭中有紅綠者則女人冠也次則白光耀日卽甲士之胄校場在萬衆視之特一小方場而已其中萬幟飄揚校場之首尾均豎白麾爲將軍休息地中有一路直達校場則爲太子御道太子從二出公及大臣至時萬人鼓掌迎太子護從旣多前隊至校場後軍始出城門而國中美人命婦均隨太子同出勇士亦續續出旣至下馬有司引太子登樓坐觀太子至時已見十將軍大纛揚於風中一一都可辨認戰馬皆備馬仰空噫氣以足蹴踏英國弓兵步兵均在英將軍帳後觀者皆翹盼加司貢將軍得勝着自泡克替爾戰後法王見獲加司貢民心已不悅英人迨角聲一動先傳宣英國五大將乃鮮拍手之聲及一傳宣加司貢五將軍時歡聲雷動耳幾爲聾太子見狀卽謂張獨司曰約翰汝言當也卽面加司貢一將軍言曰達馬虐克吾英國將軍果敗者汝當不快快達馬虐克曰然果此決鬪在英國則國人亦必不悅加司貢之得勝著太子見英國軍人亦大呼似以聲敵加司貢者卽曰語之

亦近二軍各有不相下之勢然勝負未決勿須喋喋約翰今日之事法律如何張獨司曰以一人鬪一人以三次爲度孰得勝著多受太子金瓶惟二人對敵終以勝負爲度不決當更戰第一勝者得金瓶次得寶石腰帶今已備矣爲時可令伐鼓否太子可其請角聲動鼓聲亦如沸十勇士對面各以馬出布香伯與加百答爾對百爾司與墨西東對奧特婁與達爾白忒對克列松與威德對尼日爾尙未出披特魯曰無論孰勝其狀至可娛目太子曰張獨司英國胡短一騎張獨司曰羅林將軍乃未出太子曰此人技擊高能運百種軍械張獨司曰將軍固勇惟一目封矣此中當受病臣聞人言在英國時決鬪曾得王后恩賜珍物太子曰吾願此金瓶長侍吾母后珍物之側噫加司貢軍中一日耳曼將軍出矣其力氣殊佳大抵彼卽與尼日爾敵耳寡人將拭目觀之太子語時加司貢幕中齎築已大動第五騎日耳曼將軍立馬場中人旣高碩衣黑衣初無盛飾以是人爲教會中武士故不加飾盔上不加鳥羽盾亦不加磨治矛上無纓左臂上作黑十字架馬亦黑色徐徐而出初無威嚴亦不

示其控送之能。旣面高樓與太子鞠躬遂立而待敵。日耳曼將軍立馬甫定而英軍尼日爾將軍馬已奔騰而出。旣近太子樓下將軍驟勒其馬馬之後股幾頓於地。周身皆白盾光。照眼。盜上鷂鳥之羽。迎風而動。從容不迫。觀者已大呼稱美。將軍伸長矛作一巨圜。若示敵將以禮者。則卓然不動。與日耳曼將軍迎面立。衆聲皆寂。蓋此次較藝勝負所在。乃至關係一則國家之名。一則將軍一身之名也。今日之得金瓶。與否。其事尙小。而兩將之名譽關係。乃至大對立移時。監場者擲手套於地中。手套旣擲。二馬同奔相觸。如電日耳曼將軍經尼日爾馬首所觸。據鞍乃不自甯。然已挺矛中尼日爾之盔。爲力旣巨。矛鋒折而尼日爾將軍鎗盜亦破。尼日爾急迴馬易盜。禿頂映日光。瑩瑩然加司貢人見日耳曼將軍勝則以素巾迎風而舞。大呼賀勝。著刺亦互抵以盾。火。星。暴。發。尼。日。爾。將。軍。之。矛。適。中。日。耳。曼。面。具。矛。起。而。日。耳。曼。之。盜。已。飛。舞。半。空。日。耳。曼。失。盜。神。爲。之。蕩。矛。鋒。徑。及。尼。日。爾。之。股。此。爲。決。鬪。家。所。深。忌。在。

律不特爲負且宜去其盜甲貢敵人顧尼日爾不以爲忤敬謝其盜甲弗受於是英人鼓掌加司貢人寂然無聲於是十將軍互鬪皆已餘八人不寫 駢立樓前待太子品第忽聞校場外復有觱篥之聲似尙有人入校衆屬目觀來者

第二十三章

吾書本敍校場在北門與加倫河近而東偏爲葡萄園夏時綠葉陰陰冬來但餘枯梗然地勢亦稍高於校場一徑蜿蜒直趨內地平日徑上行人纍纍今日羣集觀鬪此路遂無人行方將軍交馬時果觀者一迴首必見大道之上有二明星則壯士之盛也惟人人注目校場乃無人偶一迴首不一小時此兩明星已漸近衆方窺見壯士之盛爲日光所射作此燦燦之色少頃人馬皆見第一騎擐甲坐黑色馬胸前額上生兩簇白毛人不高而壯鐵面具中不辨其人爲誰白衣而黑盾盾上不列徽章隨後一騎似其虞候但盜不甲右手執一巨矛似卽其主人所用者左手執繮其後尙引一戰馬馬亦被甲二人三馬直抵場後虞候卽吹觱篥太子方欲頒賜乃立止

視來者太子引首闌外呼曰約翰此大將何爲而來張獨司曰殿下臣觀是人爲法國人披特魯曰將軍何由知之彼盛甲及盾初無徽章胡能遽定爲法人張獨司曰外臣自其甲制中得之肘下之制甚圓包度人與英人所衣咸不如是其後尙隨一虞候容外臣問之此時虞候果先入至樓下虬鬚怒張復在太子前吹其觱篥啟太子曰我爲主人之虞候吾主人爲法皇却而司武臣聞此間有較武事故特來與英國將軍一試特以虞候來前必得眞英人一決雅不欲以叛人充數汚我矛鋒此等人口操法語蠭用英徽滋可恥也加司貢人聞而大怒以手按劍虞候如未之見仍述主人之言曰吾主人已前備匆匆間行路多恐誤此暑刻太子曰汝來誠遲寡人方欲頒獎勵之品惟寡人甚願吾國將軍能力掙名譽與客將軍一較高下尼日爾啟曰殿下果客將軍能取勝者歸者卽奉此獎品亦所誠甘太子對虞候曰汝知之乎可以此述汝主人並問主人欲指名與何人較者惟爾主人無徽章寡人乃不知爾之族望虞候曰主人在聖母馬利亞前立誓不露其姓名及面目以此爲英屬不

欲留名。太子曰。旣不留名。寡人何知其貴賤之流品。果吾命大將與小卒鬪。則寡人殊不爲此失計之事。虞候曰。殿下無論何等貴爵。與吾主人較者。必不玷其清芳。太子曰。汝言太誇。然寡人必欲知客之門伐。始下號令。虞候曰。然則不通名者。不吾許矣。太子曰。然。虞候曰。主人亦知其有此。尙有餘言。主人者。約翰張獨司將軍知之。但請約翰張獨司將軍面吾主人。彼此心照。勿遽通名。不可耶。太子曰。可。約翰汝爲我下問。汝以爲可者。寡人卽不之間。張獨司卽下樓。虞候與之耳語。張獨司愕然遙遙。視來者曰。確耶。汝決不爲妄言矣。虞候曰。吾敢信誓其不欺。張獨司曰。老夫觀狀。宜知。又遙視來客。後遂至太子之側。太子曰。約翰汝意。謂何。張獨司曰。其人殊有名。果。殿。下。見。許。者。老。臣。願。與。之。較。太子。曰。約。翰。汝。名。滿。天。下。矣。胡。必。又。爭。此。一。日。太子。言。已。面。虞。候。曰。汝。述。寡。人。之。言。甚。悅。其。來。且。命。人。以。香。酒。小。潤。再。行。較。藝。虞。候。曰。吾。主。人。不。飲。殿。下。之。酒。太子。曰。請。擇。人。而。鬪。虞。候。曰。主。人。有。言。五。將。軍。中。請。自。擇。其。一。兵。器。隨。英。人。所。便。太子。曰。五。人。咸。較。則。爲。時。非。夙。卽。謂。五。將。軍。曰。孰。與。較。者。亦。足。辨。其。

言行曾否。符合方虞候與太子言時。將軍馬上安如石。象目不左顧。遂易戰馬。體既壯碩。態復沈靜。執盾及矛。又至練習而安詳。觀者皆稱爲勁敵。珊穆梗及西門約翰。與白羣中伙伴精神專注。時加評量。今見此客。將頗以爲疑。自謂不知曾從何處相見。卽曰。此人曾一見之。乃不省記。其在弩金忒。見耶。或在奧雷。然此矛必爲法國中第一矛。約翰曰。二人咸用鐵皮自裏。以矛互刺。此直兒戲。若令我者。我自有良法。有數人問曰。約翰汝意云何。約翰曰。第一節將此二矛斷之。有人曰。所較者卽欲斷敵矛耳。約翰曰。彼之斷觸甲而斷我則以手拗折之。西門曰。斷矛亦不爲良法。約翰曰。似此一線之槍。猶夫人頭上釵珥。用之非良。若折成兩把。則可用以代椎。西門曰。斷矛爲椎。用法何如。約翰曰。彼矛一來。我則奪之。卽此一把矛柄碎其顱。珊穆梗曰。老約翰吾誠願汝與敵人較藝。請出其鳥羽之褥爲賭。勝汝所言者。滋痛快。惟太文雅耳。約翰以爲獎已。卽自承爲文雅。又曰。吾尙有他術。吾直奔馬下。抱而歸家。待彼贖金。衆不期大笑。西門曰。良哉法也。太子後此必延爾監場。請爾定其律法。約翰汝聽。

之他人之決鬪爲美人爭名汝何爭者約翰曰我乃弗知西門曰譬如尼日爾將軍今日之決鬪爲其羅林夫人也卽別將之爭鋒心中亦各有所爲爭名以媚之約翰曰我乃無之吾所曠之馬利亞隨人逃矣吾何爲代之爭此名譽西門曰不必爲此一女凡心有所愛者儘可代之效力約翰曰然則吾母耳母乃愛我望我成名此回髮禿人言老醜我則爲吾母力爭此老醜之名語次忽曰吾家何人出與客將較力珊穆梗曰布香伯也人固勇健恐非來者之敵客矛一出布香伯必敗珊穆梗之言乃果驗語次二將軍之馬已觸布香伯一矛所及客將不動將軍回矛矛力至巨布香伯已騰空下馬伯爾司立出盾爲客將所破腰下甲洞小創亦敗奧德婁將軍亦出與客將鬪頗不分勝負然忽受客將一矛已仰臥鞍橋之上威德用斧頭客將亦以斧威德猝中其斧下馬昇而去觀者見連勝英國名將四人則大呼稱美此時無論加司貢人及英人咸佩其勇太子大怒語張獨司曰約翰此人乃神勇無倫吾萬不料以一人之力乃勝四大將張獨司曰臣不敢殿下乎與此人鬪於吾國威乃無

甚損。太子曰。尼日爾將軍以刀出矣。吾聞人言。尼日爾刀法甚神。張獨司曰。尼日爾刀爲殿。下列將中第一人。然今日亦須留意。語時二人各步行。以刀進客。將徐徐行。尼日爾雖衣鋼甲。靈敏如衣常服。相距可四步之遠。二人皆立。彼此互視。忽爾奔騰。其聲如冶匠之冶鐵。刀光上下左右。盤旋無定。忽而相交。忽而互刺。每接直暴火。星尼日爾騰擲擊刺。冠上鳥羽乃同游蝶。翻飛客將猛力下撲。一無所中。忽見客將擲刀向空。左臂甲縫中血已湧出。猩紅欲滿。幸未斷骨。客將尙欲更進。太子力擲其杖。止鬪。監場亦前分此二勇士。太子笑曰。二人皆英雄。寡人安忍令其一死。果尼日爾中。彼一刀者。則尼日爾已矣。語出公曰。陛下寡人止此二壯士之鬪。當否。披特魯曰。尼日爾將軍自有權衡。以孤觀之。聽其縱鬪。亦足娛目。太子不答。卽曰。客將軍寡人甚欲與言似此。英雄安能遽聽其去。張獨司汝引將軍至此。果尼日爾將軍不欲此。金瓶者。請將軍攜歸。誇其鄉里。語時將軍已上馬。以縑帛自裹其創。至太子之前。勒其馬。微與太子點首。他人呼噪贊美之聲如沸。將軍初如弗聞。樓上英人亦咸引目。

下盼將軍初不仰視。太子曰：「將軍神勇，寡人欽佩無似。甚願將軍小住數日，息馬養此。」小創榮歸，亦未爲晚。將軍答曰：「外臣之創，弗劇；馬亦弗瘡。」太子曰：「顧雖如是，能從寡人至於行帳？」小仲祖道：「將軍曰：『外臣不飲。』殿下之酒亦不至行帳，且不悅殿下所部之人。」殿下果賜我者，請引此羽林歸國。外臣見帆影向空而盡者，始拜殿下之賜。太子怒曰：「將軍語太質直，胡爲面詆寡人？」將軍曰：「心中有恨，所言不得不爾。」自殿下來時，吾國無一日甯謐。法國之最著名者，花園及葡萄架，今皆成爲荒原矣。無數名城，皆墜起普魯奉司及卑根迭均盜剽之人來去，都無王法。若以馬行所至，竟日乃無一家雞鳴之聲，亦皆斷絕。殿下固有一國度矣，何必侵人使人恨？恨須知一忠梗之法國人，目覩瘡痍，胡能不痛？太子曰：「將軍之言勇極矣！」法王得將軍爲臣，可云厚福。惟所恨，敝邑如是，胡以不防？寡人害公。將軍曰：「外臣知殿下必不爲此，且知東朝親臨監戰，外臣始敢犯險而來。果居殿下右嚮之人爲主者，外臣決不之至。以此人晉也。」語後轉其馬趣東而去。觀者皆散，披特魯受詆，大恨曰：「此昧理之小人，若

在孤國中不待其如此已斷其舌謂太子曰愛德哇吾意以人追取之此人必爲法國重臣殺之亦足斷其右臂佛爾登將軍汝以快馬追之太子曰佛爾登汝往追之吾將以一百金奴僕爾賜之用表吾欽佩之心但願有臣下能如是者吾願足矣語後不視披特魯以馬自歸

第二十四章

決鬪之明日阿林至將軍臥內爲之理髮見將軍已起坐於臨窗之榻左次一獵狗右臂一鷹垂首如有所思几上紙一方手一筆畫於紙上久之不能成書阿林旣入將軍曰佳絕吾方需汝阿林曰主人昨日得母創乎將軍曰否精力彌健吾數年不戰今乃舒泰極矣阿林汝見昨日法將軍乎彼之技擊汝可仿倣吾生平所遇者多其最心服者卽昨日之人果知其名吾將上之以書更與相見汝當立而觀我二人所爲阿林曰但有張獨司將軍知其名餘人均不之識昨日飯時聞彼家虞候言將軍立誓不道其名將軍曰雖不知其名人至可仰阿林聽之吾滋有事乃較昨較藝

爲難。阿林曰。虞候能助將軍乎。將軍曰。正須汝耳。吾方欲作家書。報夫人。聞一禮拜內。太子有急足歸英國。殊願爲我將書。吾所書者。汝視之。夫人能否解此。實告汝。吾手。但能執鐵此毛錐子。重如山也。噫。汝作駭狀。詎吾書法亂耶。阿林曰。虞候頗怪主人之第一字。乃不知主人所用爲何國文字。將軍曰。英文也。以夫人知英文。乃不辨法文。阿林曰。此亦不爲英之文理。四上四下。中間一橫。英文初無此體。將軍曰。方吾下筆時。亦自知其不類四刺。向天直如四矛鋒之仰豎。法宜令之小離字體。始肖阿林汝今執筆。我言而汝書之。我今日欲起節行。故欲以書報夫人。阿林易紙取筆。待將軍口授。將軍徐徐以手按節而言曰。我親愛之夫人。吾身屬汝。夫人當已知之。余所部均佳。惟追賓背上有瘡。泡麥司以海行四日。骨節皆罷。今尙未愈。海上遇大颶。又遇兩盜舟。舟腹中石礮。幾覆。其不幸者。忒勒克及兵卒數人。均戰死。果生存者。則兵間良足立其功名。余今將起節孟土崩。招集白羣餘黨。聞人言。此輩多焚掠不法事。吾旣收之部伍。則當嚴勒之。以軍法。阿林吾書竟矣。汝謂詞令何如。大抵吾所欲。

言盡此矣。阿林曰。主人言至有文。惟更當簡約。將軍曰。作書如點兵。前後複者可無計。但人人應點者足矣。汝果欲起居夫人。可附書於吾後。阿林曰。此下懷所願。遂執筆附書曰。我所禮重之夫人。爲我主婦。虞候託上帝之庇。幸賴安。主人亦康健如恒。昨日將軍與大敵較武。得大名矣。時一法將軍累仆。名將多人竟爲吾主人所敗。至夫人所授金錢。綽有餘裕。可直至孟土崩。無有匱乏。今請夫人安。并呼虞候之名。爲女公子茅德問訊。虞候所長日祈禱。卽願上帝保佑夫人及女公子。虞候阿林愛得立克生。叩將軍聞書中語。深以爲可。惟汝有書與人者。我亦可爲汝轉致之。阿林歎然曰。虞候無人矣。將軍曰。有親屬乎。阿林曰。舍懷兄外。無第二人。將軍曰。我忘之矣。若兄乃不愛汝。惟在英倫。獨無愛汝之人耶。阿林曰。虞候不敢言。有將軍曰。或人不汝愛。汝或愛人乎。阿林曰。無之。將軍搖首而笑曰。汝勿愚我。我知之矣。汝常歎息必有懷念之人。且汝所愛者風貌佳歟。阿林色絳。卽曰。然厥貌頗不惡。將軍曰。德性如何。阿林曰。安琪兒也。將軍曰。汝愛其人。人不汝愛耶。阿林曰。此亦難定。但聞其未愛。

餘人將軍曰然則汝尙有望阿林曰虞候卽恃此希望自遂其生將軍慨然曰大丈夫不患無美人但患功名不立耳實告汝但能膽大而心小不畏強禦扶持稚弱能如是者勿論後此能否得此美人然其操行足令美人首肯須知身爲英雄絕大之名欲得美人之青眼卽爲英雄倖福阿林曰虞候有志上趣惟意中之人地望品格皆高卽使虞候努力自進勢亦不能攀附將軍曰汝但存不能攀附之心則願力已足前趣據爾所言汝所屬意爲貴人矣阿林曰然將軍曰或亦將種阿林又曰然將軍曰阿林汝當留意凡騎高馬者墜鞍受創亦至劇烈高飛之鳥鷹若自問翅力弗及亦不宜逐阿林曰主人聽之虞候於世故弗達正欲師我主人吾父當亦將軍所知譬如虞候門雖式微然亦故家能否偶將軍之女將軍曰汝家良不惡阿林曰何由主人止我不當攀高將軍曰泯斯忒采地非汝所有果爲汝者母論何人必當贅汝今汝兄尙在句語至此忽曰得毋爲倭利物將軍足音耶此時果有履聲少頃見一胖將軍推門入旣入即言曰侏儒之良友吾特來告汝吾今居獵度爾街蘿髮匠

之樓上今日得一佳鹿肉。一罌良釀。邀爾小酌。汝卽易衣隨行。吾已延三四良友。候汝臨蒞。將軍曰。倭利物。我方命矣。茲方欲啟行至孟土崩。倭利物曰。汝不以所部同我至達克司耶。何爲至孟土崩。將軍曰。彼間有白羣遺孽在彼。吾之所部。請爾代管。吾但以二虞候二步卒行。旣得白羣。卽至達克司。與爾把晤。倭利物曰。我不能待。將歸而大嚼。約在達克司可也。惟太子深不悅我。或下我犴獄。則不相見矣。將軍大驚。曰。太子何爲怒汝。倭利物曰。我欲與張獨司佛爾登決鬪。太子怒也。將軍曰。張獨司何開罪於爾。乃至尋仇。倭利物曰。彼二人乃輕我。將軍曰。何也。倭利物曰。當時高選五人。與加司貢人較。胡不及我。汝及奧特婁。吾心服者也。彼威德伯爾司布香伯。繫何人者。乃欲先我而鳴。我但煮肉而食。至時少晚。彼遂遺我勿錄。無論張獨司佛爾。登也。且將上書。太子一較。吾力將軍曰。倭利物。發狂矣。倭利物曰。我何由狂。太子亦於我何有者。爾我均漢白歇埃人。初不受人輕讐。將軍曰。太子亦讐汝耶。倭利物曰。然。朝貴中有人言倭利物將軍之身甚壯。太子曰。彼心不壯。何由遽壯其軀。朝貴又

曰。倭利物臂乃有力。太子曰。彼馬背亦堪任重。試問以我視馬此甯非辱與之決鬪必矣。將軍拊其背曰。倭利物勿爾。勿爾。太子但言爾胖耳。何由輕汝。至張獨司佛爾登二將軍亦不能遽罪其人。汝惟身重。決鬪非戰場之比。但能步驟靈警者勝矣。夫以倭利物將軍之爲人英雄也。乃與太子大將不協。能母貽加司貢人之嗤笑。倭利物曰。汝曝陽光而坐。與在地窖中人語。易易也。惟經汝一言。吾氣立平。噫。我誤矣。與爾長談。乃稽我鹿肉尼日爾。請與我偕。不爾。吾氣且復妄發。將軍曰。我與汝偕。當以一句鐘爲限。吾決以日午行也。阿林汝其傳語。珊穆梗與我同蒞孟士崩。更令彼另選一人爲伴。餘人當靜聽倭利物將軍號令。待太子大軍行時。附廣隊行。再將我之行裝軍械載在騾背。候日午啟行。發令後。二將軍遂同行。阿林卽下傳語。

第二十五章

將軍之赴孟士崩時。冬氣至爽。將軍聞白羣在孟士崩之間。行掠故將軍於未行之先。收合其衆。將軍及福德先行。戰馬則福德引之。二句鐘後。阿林始行。以阿林部署

行事及逆旅之值。均阿林司之珊穆梗及約翰伴阿林同行。約翰之馬爲土產。腦且而身瘦。然能耐勞。以珊穆梗之高碩。乘之長行。乃終日未有休息。載行李之驃。亦三人所筦。將軍雖不嗜食。然器具必精良雅潔。不能匆匆取具於臨時。宵來露重。道中輕冰未解。馬蹄之鐵觸冰作聲。行本東向。卽法將軍之來路。阿林與珊穆梗。約翰並轡行。阿林低首。如有所思。頗引將軍晨來之言。忖度於心。自念以實語將軍耶。或仍弗言爲佳。果告將軍。以心愛其女。不審將軍將以何面目相向。實則非倭利物。中斷其語。幾欲脫口而出。思將軍志尙功名。或聞言必試我。以難事事成。或許婚矣。雖然。果以難試我。我亦決不謂難。即使命我赴韃靼部及巴格達蘇丹與野蠻之人較力。我亦無惜此身。因又思將軍以門地見許。但無產業。則又躊躇。謂吾平日視金錢如瓦礫。初不屑意。今聞將軍言。則瓦礫之金銀。亦足成大事。否則將莫遂其願。力且又思及一事。謂將軍深恨吾兄。卽我在戰場中得金。將軍安能釋其深仇。以愛女嫁我。雖女公子見愛。而從我。然亦但能私奔。將軍決不俞允。思至此百計。皆窮。惟年少之。

人多希望阿林。此時志願尙壯。而其同行之二伴心緒絕佳。珊穆梗在馬上。頻頻迴顧。顧一高樓。樓上有白絹揚於風中。似圍房中物。至於路轉。不見始疾馬而進。合此二人笑樂不可狀。約翰踞鞍。左顧右盼。或時點其首。欲記憶所經之路。忽爾自拊其股。言曰。吾似有一事未辦。乃百思不能得解。阿林曰。汝何事快快。約翰曰。噫。吾憶及矣。此一片之地。乃不毛如禿髡之頂。此間人胡不荷鋤。掘此樹根而種腴田。果吾英國有是膏沃者。安能聽之久荒。珊穆梗曰。愚約翰。乃大憤憤。汝不嗜酒耶。果使將地上樹根盡掘。又安得葡萄而釀酒。且國中賦稅安出。英人之枯咽以何物潤之。更三月者。此樹即萌芽生葡萄實。纍纍然大瓶巨罍之酒。賣赴英國矣。且汝不觀彼間有禮拜堂耶。有一羣人方聚坟間。似下窓。且鐘聲尙徐徐而動。遂去其錫盃。合十禱曰。願死者平安。阿林曰。人死而靈魂不死。猶之葡萄之根。似已乾枯。明年萌而葉葉而果矣。上帝之警告世人。隨地皆稟生機。惟吾輩眼光爲利欲所迷。遂不明上帝用意。所在珊穆梗曰。汝作此語。令我憶汝作小沙彌。在老僧卵殼中突出時矣。吾以爲汝。

衣武士之衣。即忘道帔矣。平心而論。已大異前此之口不離道。阿林曰。所處之地。不同。故性習亦從而改。至於敬天之心。實無時或變。今雖承事主人爲君王作戰。而心中殊瞻仰天上最高之君主。此心與在波婁寺中初無所異。約翰汝亦曾衣道帔者也。汝曾否得新主人。卽忘其舊事。約翰曰。汝勿語我愚人。我思爲僧之時。乃如墜深霧之中。今日衣此軍衣。較之當日白衣。初未爲惡。珊穆梗曰。然汝蓋從彼白羣入此白羣。以白易白。宜其前後如一天下人事之變。乃至奇我與爾相見於逆旅中。一年耳。當時阿林尙爲沙彌。約翰則一偷父。乃經年中沙彌乃易爲大將之虞候。偷父乃能被甲從軍。若我珊穆梗愛德。哇德。仍如其故。無變也。所謂小變。特於靈魂中加少罪惡。錢囊中去幾克郎。今日問約翰。汝何爲舍寺而從軍。約翰曰。乃有七因第一節。汝忽見道旁取牛乳之小娃。卽呼曰安琪兒。汝項上所戴者何物。村女曰。此爲新取之牛乳。先生欲一人一杓酌乎。珊穆梗曰。吾不須此。吾此間有二樹贈汝。也錢以汝能

言可佳。且姣好可人。卽謂阿林曰。此女吾頗愛戀。汝先行。吾將與言。阿林曰。珊穆梗。將軍候我於前途。此何可延緩。珊穆梗曰。然。即謂小娃曰。吾親愛者行再相見。吾心悉汝所有矣。彼以鋤掘地爾母乎。因自言曰。母亦殊麗人。言果子熟者。其味良甘。斯語誠然。復遙呼其母曰。丹姆。吾爲汝祈禱上帝。保佑汝也。又語阿林曰。將軍遲我於何處。阿林曰。在馬爾孟德。或作愛居倫。將軍言決能相見。必不歧誤。珊穆梗曰。我知之。此路至熟。如吾鄉井。吾於是間往反。可三十次。惟去時空而歸時碩也。自吾至法國。舉一切行裝。盡屬一橐。今運歸本國。已載四驃。吾思第一人起議戰事者。上帝必賜福其人。汝觀前村非酒帘耶。趣馬沽飲。則精神當佳。此孔道均種葡萄。微向東北。作曲折形。時時見禮拜堂及村落。右嚮則加倫河。滔滔赴海。河上有船。飽帆而行。左嚮則爲葡萄圃。更逾葡萄圃者。有沙灘。曰郎得灘。上但長苔蘚。及小棘。平沙一望無垠。略前。則爲小村落。曰卡的拉克。村人茅屋白墉。爐煙宛約出屋上。作藍色。三人旣至酒肆。停其騎。珊穆梗曰。此爲金小羊之肆。卽下馬叩門。曰肆主旣啟關。卽呼曰。

麥琪兒汝鼻仍贍耶。汝爲酌三巨觥。外間風力殊惡。阿林汝憶此肆名。吾將告汝以故事。阿林卽問酒家曰。朋友在此。一點鐘中。汝見一將軍。隨一虞候過此乎。酒家曰。二句鐘前果有一人。短而胖。頂禿無髮。言語甚恭謹。卽其怒時亦不見其暴烈。阿林曰。卽吾主也。酒家何由知吾主人。怒時尙不暴烈。吾主待下寬。何至怒汝。酒家曰。非我開罪。阿林曰。然則何人。酒家曰。有森吞處土豪。亦適在此。見此小丈夫。心殊藐之。將軍尙大度。雖土豪無禮。將軍卽於馬上飲酒而行。初不之視。珊穆梗曰。後此如何。又胡以致怒。肆人曰。彼土豪仍時時蚩鄙將軍。令同飲者笑之。將軍不言。已又見將軍加手套。則又調將軍曰。足下英國之俗。宜加以軍人絕巨之手套於冠上耶。此語發。將軍下馬矣。至土豪前。語曰。汝試觀此手。非軍人乎。土豪微懾。言曰。非也。將軍曰。此手非巨耶。土豪以目視地。不敢平視將軍。但曰。小也。將軍曰。汝觀此手套。非英國最美之人所加者耶。土豪曰。然。將軍怒釋。上馬行。此土豪立吾門次。自齶其指。吾肆中所過將軍多矣。乃不見此神威懾人之將軍。珊穆梗曰。麥琪兒。此果吾主人也。

似我輩人所奉之大將安有異。懦者此四德尼爾。予酒。值吾友趣行。爲途遠也。三人遂鞭馬離去。酒家行及河口。覓渡而過。約翰阿林。馬上均不發語。珊穆梗每見逆旅及村舍。與故堡。恒述其前跡。語其同伴。用爲排悶。又指河之盡處。言曰。彼間厨煙翥起者。卽巴薩村。前此我在彼間。見一獸醫家。三女皆佳。三女之美。以快馬嚴行。於夏日中竟日尙不可覓得。其一長曰馬利。高而端。整次曰白藍西。輕捷而愉悅。最少曰安尼。司以妙目。射人卽同蠟矢之及。以此三女故。吾留彼間可四日。咸與定婚。蓋三者均吾所不能外。然三女者。忽互妬。吾妨其爭。遂潛逃而去。村中尤有一碾坊。主者爲老別。而人至誠懇。凡軍人假坐。其人無不以酒相潤。其人乃勤勉無倫。遂合其軀。命成爲麥屑死矣。阿林曰。珊穆梗汝不過一家。言其中有故事足述。究何事。珊穆梗曰。吾幾忘之。彼家之門有異狀。汝見之乎。阿林曰。門上有竅。或主人啟竅以窺客。珊穆梗曰。此外尙有何事。阿林曰。其下有小竅。似入巨釘而拔起者。珊穆梗曰。此外尤有何物。果仔細一觀。則門上尙有異狀。吾第一次見黑西門大樂。卽在是家門外。

第二次見黑西門大笑。卽與法人較藝。西門不挾兵。而法人則握匕首。二人決鬪久。法人乃爲西門斬死。約翰曰。西門在此家門外。何樂之深。珊穆梗曰。西門果蓄憾於心。則爲狀至險。天生此人。卽爲戰用。前此所過金小羊之逆旅。前此肆主曰高划兒。其人精拳技。而心乃尤狠。據鄰人言。有軍士投宿。肆主奪其物。且謀殺之。果與之鬪。則爲力強猛。尤有黨惡之徒。鬪且不勝。此消息竟爲西門所聞。時吾輩亦均在包度。乃與吾約二人同宿。彼間且蓄巨繩。將鞭殺之。吾二人旣至。竟爲所覺。叩門。乃不吾應。吾二人乃柔聲下氣。求止宿。高划兒匪特弗答。且曰。汝不行者。吾將於竅上出矢。殪汝。西門忍得策。卽曰。高划兒。吾遠道來。乃不獲與爾一接手。則東道得母寡情。高划兒曰。汝果接手。可勿入門。西門曰。不入門。如何爲禮。高划兒曰。汝納手於竅中。得矣。西門曰。吾手背被創而腫。竅小莫入。高划兒曰。右手腫者。左手存。卽以左手爲禮。亦不汝怪。西門曰。吾尙問汝以事。有英兵曰休者。上禮拜不宿爾逆旅中耶。答曰。此等狂人。吾肆中延接者。亦不省記。西門曰。休爲吾友。謂我前此飲於爾肆。尙短爾酒。

值十四德尼爾。今茲弗懼託我過門時。還汝酒債。汝出手接我。我卽納錢。高划兒旣貪且愚。聞言果出其掌。西門藏利匕首於懷。旣出。卽貫其掌。言曰。高划兒酒債償矣。大笑而去。馬上幾顛越而下。此卽小金羊之故事。高划兒旣被此創。後此待客。乃不如此之酷語。次忽曰。此道旁之人。何人耶。阿林曰。或爲教會中開士。約翰曰。彼面前列木屑石塊鏽釘。得母鬻人耶。蓋此人以背倚樹。二足前伸。厥狀至逸。二股之上陳木盤。盤中陳木屑等事也。顧乃非壅積。疏疏而列。衣灰色長衣。冠亦廣簷。簷下垂小貝如旒。於是卽而視之。年鬢似高張。二目作黃色。仰天無言。及見三人。卽曰。三君子似皆正教中之武人。吾爲進香者。今槁餓且死。吾二目爲沙漠中熱日所炙。失明矣。二日以來。不飯不漿。留此待死。珊穆梗曰。神甫汝餓旣二日。而圍腰仍巨。其中似非無物。其人言曰。行道者聽之。汝言如是。益增吾悲。然吾亦知汝非復鄙我。我爲進香聖陵。受苦如是。亦不宜宣之。悠悠行路者。特爾旣以爲異。則吾不得不言。吾以進香兼程。遂成藏病。阿林卽謂珊穆梗曰。神甫萬里謁陵。汝奈何加以諷刺。後此萬勿如。

是珊穆梗亦悔曰後更如是請惡鬼進扼吾喉令我暗啞香客搖手曰汝鄙我無罪也惟惡鬼云云吾不謂然較之鄙我爲甚珊穆梗曰吾決不更言吾此間有佛羅林一敬以贈神甫請爲求福阿林亦出其一約翰不自禁亦出其一贈此餓夫顧餓夫以手拊膺曰愚哉愚哉汝謂道人尙需此金錢耶汝予吾錢俗氣直貫吾胸不知吾宜力拳至幾許者方能驅此惡俗之氣吾家門地亦高何爲需路人之投贈實則以無錢之故幾於餓死然終不受布施之金阿林曰師旣不屑此吾將何法出師於餓鄉神甫閉目曰吾旣至此卽思死於是間吾盤上寶貴之物無論行道被難咸挾之而行又思吾果死乃拋擲此珍貴者吾罪亦重今但置之地上果得善男信女因而鬻之得錢而行至於阿羅卡麥度聖母廟旁則吾骨願委於彼約翰曰此物何貴乃木屑鑄釘及卵石耳神甫曰噫此物雖以傾國之富易之爲值亦不相稱因以手捫取一釘脫冠言曰此釘卽吾主耶鈍釘死十字架時之血釘用以拔度億萬罪黎者也木屑亦十字架中之木屑蓋從耶穌嫡傳約瑟家孫曾手中所得者汝輩勿以不

潔之手觸此靈物。阿林曰。尙有石頭木塊。又來從何處。神甫曰。此爲那亞方舟中之木塊。其中尙有數片爲所羅門王爲上帝立廟板扉之餘材。至於石卵則巴伯爾高塔中之石尤有亞倫杖頭之餘片。伊里莎先知之斷髮。阿林曰。阿師弟子知伊里莎髡也。此髮胡來。神甫疾曰。汝乃憒憒。伊里莎非禿髮稀也。易此數莖。乃愈可貴。今不能盡鬻於爾。汝每人各得其一錢。亦弗較。但自天良中出之可爾。吾本不欲售以吾去死。近不久。卽與諸真相見。不能不以聖物付與人間。善信阿林聳然言曰。珊穆梗此等機緣。畢生難覩。十字架中鑄釘。我願得之。送之波婁寺長老請供養。其間則舉全英之人。可以至彼瞻仰。約翰曰。我願得此石爲吾母囊之幃。間用以祛魔。吾母且大悅。珊穆梗曰。我願亞倫杖頭之木。惟吾囊中。但有五佛羅林已出其一。今並四而贈汝。易此木。約翰曰。吾有三錢。阿林曰。吾爲數五也。阿林會其金言。曰。神甫吾輩已傾其所有矣。實不言值。但表誠意。神甫復自拊其膺曰。垂死之人。何爲尙饜人間濁物。後此勿爾。勿爾吾能不受此金。並不失吾寶。不甯佳耶。噫汝輩取濁物來此三寶。

授汝須加意供奉不爾吾甯死不汝售三人均脫冠兢兢受此神物與神甫爲禮上馬而行人各出其物觀之自謂寺中幾微之聖物寶貴如神今吾輩以廉價得之則奇福又詎可量得意間信馬至勒馬司村約輸之馬失其蹄鐵乃引馬至村中鐵冶中上之三人均至冶中各出其物歎賞并告冶人以物之所自鐵匠一見大笑以手扶腰淚落如綆幾欲咽氣而死言曰先生誤矣此人專行僞以詐人此釘彼乞我予之吾筐中積者尙多因捧示三人至於木石彼間非耶吾見其納之囊中彼二句鐘前尙在村中乞食阿林曰肆主勿讚此人衣道帔固曾至耶路撒冷有道之人以行道疾乃病痏肆人曰我乃未知但見其衣灰色之長衣冠廣簷之冠冠簷尙有懸貝彼在門外食冷雞益以巨壺之酒滿飲而去吾驅之行彼卽乞我予之鑄釘果先生需此釘者予我一佛羅林我傾筐無惜阿林顏色全變言曰人之無良乃敢汚及聖蹟吾見言語之誠慤年紀之老大予錢不受饒有道力然則僞爲善狀以多取錢耳後此吾又何敢輕信人言珊穆梗曰吾往追之格殺始返二人遂上馬追之見此

道人尙前行。聞馬蹄聲。則迴首愕顧。方知此人亦僞瞽。遂之已轉入叢樹。樹根枝幹交糾。隆起馬不能進。遂力擲其釘。與石迴馬入肆。三人之囊空。迷信之心亦渺矣。

第二十六章

天暮始及。愛居倫得將軍下處。及福德已在逆旅之中。四人遂大嚼。時肆中已先止一將軍。曰加司東。新歸自德國。與尼日爾將軍傾談。至夜半。皆攻戰事。已而遂及於謳歌。加司東自出其琴。且彈且歌。歌詞皆敍日耳曼中風物。尼日爾亦以英國之歌和之。彼此唱酬。直至天曙。顧將軍雖未睡。健旺如恒。阿林輩既起。遂就晨餐。上馬出門。道中將軍曰。加司東將軍乃有勳勞於王室。甚願與我較力。乃左臂爲馬所蹴。毀矣。吾允以臂愈之後。彼此更較。今當左轉。珊穆梗曰。否。赴孟土崩。須渡此河。將軍曰。固也。惟加司東將軍告我言。來自法國之邊。遇英國不逞之徒。在微爾弗藍赤焚劫甚烈。聞彼服飾似卽白羣壯士。珊穆梗曰。其事或然。以彼在孟土崩久。初無可掠之家。惟其南方無可掠。故移而至北。將軍曰。今但能沿邊而赴之。惟聞法邊殊弗靖。道

中不能無用武之時。時上午。則兼程行。將軍合二虞候先行。珊穆梗及約翰隨轍。重路沿洛德河北趣。阿林於馬上觀昨日所過地。往往多人家。乃不見堡。今茲所見。則堡多於人家。偶見民家。亦頗苟苟似防。爲賊得。故用功奇劣。半日中。恆見堡人以馬出問。至於往來行人。咸以械自衛。否則倩勇士爲之護行。將軍曰。英法久已言和。然和局成。民仍弗靖。何也。前面有人家處。或爲卡賀爾之鎮去。鎮卽法人之境土。汝觀前路。已有一人。以匹馬挾兩虞候。殆亦勇士。阿林汝往謁其人。爲我道安。能否與我決鬪。阿林曰。似非勇士。所云二馬蓋二驃也。所謂虞候。直二奚童耳。吾觀來人。驃上咸載布。或布賈也。來人聞言。卽曰。吾久久未聞英語。今忽聞之。如聽雅樂。語小奚曰。瓦得根。我何妨與將軍爲旅伴。一則同里甚親。一則道中敬託將軍保衛。商人者。蓋中年胖碩之人。衣馬之飾甚盛。以挾多金。謂將軍曰。小人名大猥。爲脣威處城中之保正。所居與聖母馬利亞禮拜堂爲鄰。今將載此捆物至卡賀爾。行路乃大難。心滋悔之。今將軍與我同里。請結伴。託將軍爲我將護。吾行次遇盜無數。乃極力與抵。始

幸脫。今聞法邊有盜魁。曰老及以重脢。故謂之重脢老及。尙在前頭候我。知我必出此道。果將軍容步後塵。幸至卡賀爾者。必以金奴伯爾爲酬。將軍曰。鄉人逢於異地。果有難者。在義宜助。胡言謝爲汝。今與我同行。命此兩小奚。隨吾所部。大猥曰。上帝保佑將軍。將軍後此歸朝。苟至吾家。必盡地主之誼。且此地去卡賀爾未遠。高塔人家。都已了了。然吾聞老及之兇狠。至令我裹足不敢前趣。果使人有能力。趣送我甯家。與妻子同處者。我願剖其貨物之半。授之。將軍曰。吾聞爾言良怪。汝似有力。且佩劍於腰間。何爲畏盜。大猥曰。戰事非吾業。吾亦弗長。猶將軍之不長於行商。果將軍至吾肆者。亦莫辨其格上之呢。爲荷藍也。意大利也。茲事則商人爲長。況當二國交界之中。行無人之道。四周皆叢林。而前路復有盜魁見待。此事亦但仰將軍以戰事爲將軍所長。將軍曰。汝言良然。吾則甚願與其人相見。我聞盜亦有能勝之可得名譽。布商曰。吾亦願見其人。縊時。二足上下作掙命狀。亦奇觀也。將軍曰。吾輩武夫。得廢亂之雄渠。正吾輩立功之地。布商曰。自我觀之。盜特天庾中之小鼠。呢箱中之小。

蛾彼所竄地。但能傷耗無復益人。將軍曰汝來路曾逢豪客否。布商曰吾來路直類二童立於車前。與盜力鬪殺其一。創其二。須知吾爲安分之人。安敢嗜殺。且爲英國自由人。苟能自盡其力。亦斷不拱手讓彼。將軍曰汝所佩刀良異。阿林汝觀彼劍匣所畫黑紋。果爲何物。阿林曰虞候不之悉。福德亦莫解。布商微笑曰此爲商人思得者。吾壻治鐵。吾卽以量布之尺刻於劍匣之上。劍重二磅。亦可代天平之子。將軍大笑曰此刀絕肖爾。身能賈復能鬪也。我觀足下似慣於旅行。布商曰然。凡本國著名之埠。吾乃常蒞。惟至耶穌生辰時。始甯家。對其妻孥。此時頗思家人。惟不出行。始不審在家之樂。此時路已左轉。見一麻栗樹。虬枝怒出。梗路上縊死一人。足去地僅數寸。顏色灰敗。赤身。但餘尺布蔽其私戶。旁有人坐樹下。尙年少。脅下一巨囊。囊口有五色紙。咸露其端。衣飾亦佳。冠赤幘。狐裘廣袖。以紅錦爲裘緣。金鍊懸其胸次。戒指寶光。燦然照眼。膝上陳金錢無數。且數且納囊中。見將軍過。言曰君輩均善人。十

二門徒保佑君輩。先聖先賢引君道路。將軍曰。謝君嘉贊。迴語布商曰。大猥縊死者亦重。驅詎雄渠已伏法乎。胸前有書。阿林汝往讀之。阿林至時。戶爲風動。時時左轉。二目突出。胸前書曰。大盜老及奉卡賀爾長官命擒之。縊殺於此。赤幘者曰。此人死狀甚苦。足趾能及地而不甘。死則跂之。跂又不適。復縮其足。如是輾轉。久久乃殊。今茲想已平安。永赴天堂。道人亦須尋我塵寰道路矣。語後卽引一白驃以金銀爲鈴。跨之同將軍上道。將軍曰。開士何由知彼。遂登天堂。天門固廣大。似此殺人放火之盜亦足入耶。教士搓手曰。知之。適道人引之上升。道人卽奉帝命爲肆赦之人。天門鎖鑰爲吾主人司之。凡人捐十奴伯爾供聖母者。卽免地獄之苦。此強盜已得最優等。天堂之文憑蓋捐舍二十五奴伯爾也。彼已捐二十五奴伯爾匪特不入地獄。而且不見地獄之門。道人來時。刑者已加繩。道人謂老及待爾行近天堂。道人方行汝勿憂也。今觀此二十五奴伯爾中有二鉛錢非真金。吾思天堂貿易。聽其少占便宜。亦足見道人之宏量。將軍曰。開士乃有大力。能啟閉天門。則真人中之仙品。若欺誑。

生人之錢恐自到天門時轉爲閻者所格道人曰君信道不篤其作此語固爲嫚璽第吾聞之亦不遽怒吾爲基督教中棟樑之末座弟子凡赦罪之文均二人加以符璽將軍曰二人謂何道人曰教會中掌故君乃未知今日教派有二種一曰歐本一曰克來門忒果人欲歐本及克來門忒之赦罪文則我皆有之如兼二教之人則我亦俱授之挾此二派之文則天堂之前後門均可入我勸足下買我赦罪之文正以行軍事險無復預備故宜夙具爲佳又語布商曰汝行賈錢多胡不亦購取赦文以免罪戾布商聞言已怏怏聞問卽曰吾以布售人人將以尺量我以秤稱我且布可成爲衣今君所賣但憑口語一無實證吾又安見爲眞果上帝之慈悲及其威怒可以假人則其人必有道德斷非足下十指皆加金鑽著華好之服可以超陞凡人者道人大怒曰爾犯罪之惡人汝敢肆其毒口於聖母殿下庸劣之奴布商曰汝喋喋之口自稱庸劣誠哉其庸劣也實告汝我爲英國自由之商人我所欲言卽對教皇亦侃侃而談況爾之果爲庸劣者道人大怒斥布商爲卑污毒蠱之妄男子汝敢言

教皇聖蹟幽微。爾豬腦中安有是想。汝勿多言。吾將呪汝矣。布商亦大怒。曰。汝勿肆。口。吾見爾坐於戶旁。直同啄戶之鷹。汝錦衣玉食。至剝取死人之餘錢。汝卽呪我。我一無懼。似汝蠢蠢。宜乎。吾英之有改正教。主教之聲名盡於汝輩手中矣。道人顏色。都變合十。喃喃誦臘丁。呪語詛此。布商。布商。取劍匣打其禿頂。如雨點。道人不能堪。驅驃力奔而去。布商以馬追之。奚僮亦驅其輜重。逐彼主人。將軍大笑。阿林駭然。福德不能忍。亦失聲笑曰。此布商必改正教中人。故敢開罪於舊教。以吾思之。布商似亦佳人。阿林曰。布商爲腦威處人。新教頗風行於彼間。將軍曰。新教吾不謂然。吾心亦殊不變。以少時爲舊教沁入心脾。改之大不易。易今新教日見其多。舊教如枯樹。亂刃交下。必有僵仆之時。惟舊教以天主之恩意。售人如賣酒。吾亦不敢謂是。今一言以蔽之。曰。吾心敬天主。敬君王。敬吾妻。此爲吾之正路。心安而理得矣。張獨司曾言。大丈夫行宗教中應爲之事。道在扶弱而抑強。吾卽其流派也。

此時將軍與布商已分道過卡賀爾後則舍官道而取小路大澤亘其前林木叢鬱旣出大澤行經小澗人馬越澗而渡至於對岸將軍謂諸人曰此已入法國域中旣前行仍叢木槎枒可十餘里林盡大路豁然前在英國領土中行已蒼涼滿目至是乃益蕭索時時見焦土殆兵燹之餘灰尤有壞牆壁立計必古堡爲敵所焚橋斷圃荒一望皆兵後殘狀時有高樓凌虛則爲未破之堡餘則禮拜堂高塔此二種之倖存一兵力一神功也此數人行次心感不憚有時道上頗遇餓人一見騎士卽擬爲賊大奔而去有時或覩人家則久餒無食兀然待死不復能逃面目黝黑慘慘如病將軍觀之惻然或令阿林擲金錢予之餓夫得錢狂喜竟不知謝亦有卽荒墟立舍然亦小如雞窠蓋非土人之不工以屋成且復被兵遂亦不治人類至此直低微至於毫末矣所尙能生者但能操人語蓄復仇之人遙指高堡歎息切齒而已此等人冀望已空戒心亦泯凡人爲此等人所恨可云危極須知人至於百凡皆空則敢死之心亦出爾輩居堡擁妻孥奮舐糠及米之兇心勿謂高堡之足恃蓋堡固而仇者

之。心。乃。逾。固。將。軍。行。此。荒。寒。之。地。可。八。九。英。里。人。東。邁。而。斜。陽。西。落。倒。影。前。仆。甚。長。
地。既。無。人。則。客。子。之。護。照。惟。懸。腰。下。佩。刀。而。已。蓋。此。間。爲。無。賴。之。民。淵。藪。將。軍。馬。上。
見。天。色。垂。暮。則。籌。維。下。榻。之。地。幸。而。官。道。在。前。有。一。高。屋。以。樹。葉。作。酒。帘。張。之。門。外。
將。軍。大。悅。卽。曰。阿。林。汝。先。往。告。主。人。有。英。國。將。軍。將。留。宿。於。此。阿。林。以。馬。趣。逆。旅。不。
見。廝。櫓。遂。排。門。入。呼。主。人。主。人。亦。不。答。入。客。座。聞。爐。中。燒。薪。作。爆。爐。旁。有。高。榻。坐。一。
貴。人。阿。林。視。之。覺。世。間。命。婦。之。尊。嚴。無。逾。於。此。矣。年。在。三。十。以。外。隆。準。而。妙。目。發。光。
如。寶。石。顧。貌。美。猶。不。足。動。人。動。人。處。正。在。尊。嚴。如。神。女。項。上。加。珠。圓。於。黑。髮。一。銀。絲。
之。網。自。項。及。肩。圍。一。長。帳。以。首。枕。高。榻。之。背。似。長。途。新。至。用。此。少。息。迎。面。則。坐。一。胖。
碩。之。丈。夫。黑。衣。而。貂。袖。冠。黑。絨。之。冠。上。加。白。羽。右。偏。置。紅。酒。一。尊。二。足。加。於。小。杌。几。
上。陳。榛。栗。之。屬。去。皮。而。擲。之。火。中。阿。林。入。時。胖。丈。夫。以。目。視。阿。林。然。其。兇。獰。之。狀。又。
爲。阿。林。所。未。見。二。目。純。碧。鼻。梁。內。陷。面。上。癩。痕。無。數。發。聲。如。猛。獸。言。曰。少。年。我。乃。不。
審。汝。爲。誰。氏。且。不。欲。起。而。迎。汝。吾。非。好。逸。將。以。杖。狗。之。杖。杖。汝。汝。胡。敢。在。貴。人。前。哮。

喊阿林大愕以爲胡乃狂恣如是然有命婦在側遂不敢報以惡言正更猶間將軍已下馬。胖丈夫復聞有呼聲又爲英人則大怒擲其果於地亦大聲呼店人經胖人一呼店人戰栗而出行經將軍之前卽曰客勿高聲以撩彼怒將軍曰其人爲誰阿林甫欲答卽聞胖人大罵店人曰吾同夫人至時曾問爾其中有人否汝言無之店人曰然胖人曰我問爾後汝如何答店人曰小人言無有胖人曰汝言無有胡以吾僅至一句鐘而英國之蟲自蠕蠕入詎世界中無一不爲毒蟲所至者耶吾法人居法境胡乃亦不甯謐汝趣此蟲出不爾汝輩必無倖店人曰可可遂出似聞夫人以柔媚之言勸其夫店人卽語將軍曰諸君且行此去微爾佛藍支僅六莫里彼間有佳處請君早行將軍曰否卽欲吾行吾當一面其人彼敢大言必尙可造吾頗欲聞其名並其官伐店人曰吾口何敢言非得官長命令者萬不遽發諸吻以小人之意早行爲佳迨官長怒時爲禍非細將軍曰其人必大奇余行遠道與彼相見亦不爲非幸店人汝告屋中客言有英國將軍將與彼相見非敢言驕惟人各有心愛之夫

人可以一校爭其名譽。汝謂彼英國尼日爾羅林將軍。問訊吾冠上有碧手套爲女。中最美如玉之夫人所贈。果彼不謂然者。請彼與我一校。店人不敢入亦不敢抗將軍。忽見門開一人踴出言曰。尙未行耶。狗必須棒乃始戢尾而去。迴首顧夫人曰。鐵芬尼取吾刀既得刀。忽見將軍盾上作五玫瑰怒立時釋卽曰。吾與君在包度相見。刀法絕佳然相隔僅二日。盾上之徽章吾尙記憶。汝尼日爾將軍也。因自指左臂曰。吾尙須償汝以責。尼日爾將軍亦大悅然欲聞其名。則注目久視言曰。汝格司林貝忒蘭耶。胖人大笑曰。吾前此赴校時幸未露吾面。以每人一見我再見乃無不識。尼日爾將軍吾手在此世界中僅有三英人可以手相接。其餘均以刀也。太子其一次則張獨司。又次則汝此三人者。吾所心折。將軍曰。吾年微長精神已消耗於兵間。今當舍刀勿御思君亦法國男子決不行其陰謀。吾自與將軍接見後夢寐未忘今日。乃出邂逅貝忒蘭曰。何嘗不思相見。有此白布纏臂正爲相見之符。將軍曰。我意亦爾。但恐不能奉侍。貝忒蘭曰。我服公已久今請我夫人列爾名於英雄類中惟今日。

尙不能奉還故責以我臂小創未能輪轉如平時然英雄競爭彼此定有相逢之日
今且入室俾吾夫人眼中亦得瞻仰一時之英雄於是彼此爲禮而進貝忒蘭遂引
將軍及虞候一一至夫人座前爲禮夫人岸然不爲動將軍見此尊嚴之夫人狀頗
瑟縮且聞夫人能辦鬼事醫生不能治者夫人能起之又聞夫人能獨居接神人且
能飛精作空遊將軍見夫人時則潛以手畫十字架於襟間用以辟邪及五分鐘中
聞夫人談吐人人皆心醉阿林於過後猶時時憶及之也將軍此時以手自托其額
向夫人獨眼惺忪狀如中酒福德居左哆口張目二頰皆絳手足類麻木貝忒蘭神
閒意得仍食果栗見英人爲夫人顏色所奪則意得無極夫人方信口談戰功及道
德與忠君愛國事少頃貝忒蘭將軍曰爲時晚矣似此道旁小逆旅詎足爲吾輩栖
身將軍方傾聽夫人語戰事及聞貝忒蘭言始如夢醒言曰吾無論何處均可下榻
惟夫人安可小屈於此夫人曰吾主能安者吾亦安之卽謂將軍曰尼日爾將軍似
有所誓故封其目將軍曰然欲小遇功名夫人曰將軍冠上手套或卽夫人所貽將

軍曰。然夫人曰。然則夫人必尊禮將軍。將軍曰。下走甚禮。吾夫人上帝必知我。我爲夫人之奴。尚不足供奔走。夫人面貝忒蘭曰。貝忒蘭汝曾告我。英國大將滋重其夫人。吾今日果見之矣。貝忒蘭漫應之。因面將軍曰。可上馬矣。今且赴忒里司丹將軍堡中下榻。佳也。將軍之堡。尙未至。微爾佛藍支已歸然立。今將軍爲阿佛尼鎮將。爲吾久在兵間之友。將軍曰。公爲舊人。必加禮待。鄙人則外國人也。入境未謁。或不見禮。貝忒蘭曰。爲彼大患者。卽爲白羣。將軍來招此不逞而去。彼且大悅之。不暇何敢謝公。語次。謂店人曰。吾予爾十金錢。明知其過度。然有羨餘者。爲我藏之。若行旅無資。而假宿者。爾於此十金中劃與之。行也。爲時未早。吾馬久待。亦將肆其蹄躡。於是貝忒蘭及鐵芬尼夫人。皆超乘行。時月出。二將軍及夫人並騎。福德隨其後。阿林少緩。旣出。卽聞左廂有大笑聲。尤有從之哀鳴者。少時。見約翰及珊穆梗大悅。跳踴而出。如小兒學中之得假。旣見阿林。大有愧色。卽攀鞍遽行。而屋中尙發悲聲。呼人進助。且曰。吾遇英盜謀我矣。於是阿林及店人疾奔入。視見地爲厨房屋。長而高地。皆

鋪石竈上有巨壺。其中儲湯已沸。室中立不髹之案。左右列二長櫈。木筩儲酒。旁列二兕觥。去長案未遠。有一小案。陳杯壺。壺則碎矣。梁上皆垂鉤。懸醃肉。牛肉之類。大鉤之上。虛懸一人。顙赤如血。張手四引。均不得一物。爲之憑藉。而下鉤直貫領緣。如魚之貫柳。阿林及店人。登案取而下之。旣下。大怒。四顧不已。言曰。行耶。店人曰。爾問何客。其人曰。卽赤髮之蠹漢。阿林知爲約翰。卽曰。行矣。其人曰。彼不歸矣。阿林曰。然。其人曰。此賊乃僥倖。是間何人。不審我孟士崩主教座下之勇將。倖彼迅逃。未及吾下鉤而逸。不爾。彼將得重罰。果能殺彼。亦足除一梟悍之徒。店人曰。迫立尼先生。此二人行尙未遠。吾廐中有馬可乘。而追之。迫立尼曰。吾股患作。不能乘馬。且昨日殺三強盜。臂力亦疲。店人曰。先生以一人誅三盜。勇乃無尙。顧以公英杰。乃爲小輩。所窘。令人弗平。旣先生弗能乘馬。我爲先生招是人歸。聽先生論罰。何如。迫立尼引店人之袖曰。勿行。我至愛汝。尤不欲使君肆中有安宿宵人之日。且我二人鬪力。將不利於君之家具。店人曰。吾物何貴。吾肆何名。公爲大主教護法之大將。盛名安可立。

囉卽呼其侍者曰安得爾汝趣轡吾馬。迫立尼曰勿行勿行吾雖以殺人爲事業然身事主教頗有心得萬不以流血爲一身之榮名此人吾固識之狹路更逢必不之免今茲恕之可也阿林曰敢問先生主教之門何由有勇將此稱得自何時迫立尼曰實告君主教有時爭理不勝勢當較力顧以主教之尊烏能蒙盾執刃與人較其高下故於勇士中得其尤勇者爲之護法我不敢言無敵惟有人與主教忤者當識世間有迫立尼此時復聞門外有馬蹄聲侍者入言英人中有一客復至門外英雄迫立尼大窘四顧覓地而逃幾欲越窗踴出顧來者非約翰乃爲福德趣阿林速行阿林大笑亦不之顧遂以馬立追珊穆梗約翰與聯騎行旣見約翰卽曰約翰汝復得罪宗教矣堂堂教門之護法胡爲懸之鉤上約翰曰吾乃小罰其人珊穆梗則笑不可仰言曰阿林果爲汝見其狂笑亦將如我此人入門時氣餒如天吾招之同飲乃不屑必隔座而飲與言則不答但語傭保曰英法言和英人乃大有倖吾手刃英人頭顱較吾衣鉢爲多約翰不能操法語乃報以手遂平安懸其人於鉤上今趣行

將軍馬蹄已漸渺矣。福德曰：我尙能見將軍。汝見黑影沈沈，非堡耶？汝試聽前路，何聲者？時聞林間有蹙築聲。左次已有人應之。珊穆梗曰：似牧人之號令。然發此又非其時。福德曰：且迫觀之。四騎同進，至於堡外。堡人方下繩橋，開堡門，延客。蹙築者呼開門者也。

第二十八章

忒里司丹將軍者，絕兇狠善戰之勇士。英法之戰，無所不與。少年之頭，已爲戰事而白。今幸無事，將軍奉命守邊，顧雖承平，而萑苻不靖。將軍仍汲汲奔命，大抵每戰必勝。歸時，必懸十餘級於堡外，示人以此間尙有王靈。若遇白羣人衆，而技精則將軍亦但恃其馬力趣歸，堡門下繩橋而守，惟執法至嚴，獲囚往往處以非法，匪特仇家次骨，即其所轄之邊民，亦不能釋憾。於將軍，將軍爲人劫質，可二次，皆金贖贖金，卽出之。窮民以嚴法切勒之。夫食羊者狼，牧羊者狗。於是百姓乃不知狗吻狼吻之孰爲饑酷。且此堡之冷澀無情，亦大類其主人。墉高而濠廣，牆洞出二火炬，爲光不能。

及遠守堡之兵見貝忒蘭將軍兩鷹之旗遂不驗門照卽下繩橋堡主立出迎客貝忒蘭介紹尼日爾見堡主且言至而招撫白羣堡主則大悅款客有嘉禮以二次攻白羣皆大敗故甚願尼日爾招之而去此時百姓雖貧不聊生而堡主人人皆擁重資客至僅一小時而珍饌已羅列几案若不勝載堡主夫人亦善客今日居左座右座爲首席則貝忒蘭夫人也貝忒蘭夫人之次則爲尼日爾及其夫同席尙有二人一曰亞摩雷以宗教中兼武士尤有一人曰沃土爲日耳曼武士一時未有所屬寄居於此餘則阿林福德及法國四虞候堡中牧師共席可十數人談讌甚歡爐火上騰獵鷹加羣咸睡架上地上縱橫臥者均獵狗時賓主行樂乃不知堡外窮民遙望燈火之光欲甘心喋血則無人能識之矣飲罷徹其殘席天氣已寒侍者列坐於爐次備夜談鐵芬尼夫人垂頭坐溫榻中髮長幾覆其額阿林微睨夫人見夫人胸際起落似有所窘顏色慘變卽貝忒蘭視其妻亦搔首躊躇不能已沃土將軍忽曰吾觀此間黎民皆類餓殍堡主曰是類人耶直狗耳行僞可以勿問吾前此泡克替爾

之戰爲英人所囚。吾夫人及吾盟弟。加以敲撲之術。始出贖金。此等狗類。乃不愛其守土之官。非加以三木炮烙。錢終不卽出。彼狀雖槁餓。然皆藏金錢於韁中。尼日爾曰。彼果懷金。胡不購甘旨。乃吾道中所見之人。其骨乃欲奪皮而出。堡主曰。彼狀非餓。乃不知足而毀其容。吾法有俚諺曰。掊之得錢。撫之反噬。大抵英國之民。亦必如是。尼日爾大笑曰。敝邑嚮不如是。乃指約翰曰。彼亦英之小民。入尺籍未久。乃堡主賜之以酒肉。此等人欲掊之。取錢。彼若反噬。則將令公永永不能自忘。堡主曰。貴國之人。乃如是跋扈。然則爲之上者。亦甘之邪。堡主夫人曰。吾主或英民之和藹。勝於吾民。又語尼日爾曰。將軍聽之。吾部民之蠢。令人難耐。年歲未暮。髮禿齒危。已僂而行矣。吾常自思。上帝何爲生此辱人。至不屑更視。故吾每出。必令前導者驅斥令潛伏。然後過吾車馬。牧師者尙有善心。卽曰。此特貴賤之殊。然其靈魂一也。堡主曰。牧師常以是語我。卽我亦教中信徒。吾但願牧師化我堡人。幸勿語彼小民。彼若知靈魂與我一致。則又萌其作亂之心。我聞牧師語彼小民。謂人低而靈魂未賤。再一輪。

迴亦可爲官得爵。吾思吾輩升遐以後。安能與彼牧屠之狗聯袂而坐。吾願牧師但數牟尼自治。清課如是。民庶朝廷用授下官者。請師勿與可也。牧師不悅曰。世界君王以百姓屬將軍。天上君王又以百姓屬道人。將軍之處小民過刻。若仍如是。則因果殊非遠語。後大怒而出。堡主亦怒曰。貝忒蘭將軍教會中人。乃無術以處與之較力。乃非武人與之往來。又非富碩夫人曰。吾主問策於貝忒蘭將軍。將軍亦且有術。將軍前此不嘗至阿尾農。力迫教皇出五千克郎尼日爾將軍大驚曰。竊耶。將軍爲此乃一無畏懼。貝忒蘭笑曰。我殊無覺。嗟夫忒里司丹。我觀爾堡之神甫尙近道。在法宜受其諍言。彼無道之教皇可以多索其資。若有道之教士。不妨少納其諫。堡夫人曰。吾主宜小納牧師之言。果天主降殃。殃此堡中。或吾軀陡得癱病。又將奈何。前此爾開罪教士司蒂芬。吾侍女告我。吾髡一日之脫較之經月爲多。大衆聞之皆笑。尼日爾曰。吾罪正非鮮然。甚願堡主和此牧師。堡主曰。吾明日舍銀燭奴四。惟以理喻窮黎。吾仍不悅。公試觀此刁頑之民。好犯上。而無安分守己之心。至是極矣。驃之。

強。猪之蠢。較彼爲佳。前一禮拜。吾欲有所需。令幾漢至堡與商。此人者。人人咸知有藏金一篋。不審瘞於何所。吾告以需財急。但予以鞭囚之令。自思過而此狗者。乃雉經而亡。其倔強尤可殺。堡夫人曰。此人滋劣。堡主曰。吾部民之女。幾忒羅滋美麗。吾小友瓦倫司見以爲佳。囑吾爲媒介。將取之。彼父母聞言。乃互縛並沈之河中。似此種種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吾尙何術以治。方堡主縱談部民之不法。阿林則專注貝忒蘭夫人之顏色。初如無聞。以夫人二目下垂。色白如紙。阿林以爲暈也。少頃。夫人立變二頰皆絳。目作奇光。不類生人。不視人。而面壁。阿林視貝忒蘭。貝忒蘭亦大愕。汗出如濯。知必有事。少頃。近夫人曰。爾何事。夫人仍面壁。久久始答。夫人音吐至清。至是陰沈如在隔壁。出話言曰。吾尙無恙。惟未來之事。又潮上吾心矣。將軍搔首曰。我觀夫人亦頗了了。卽曰。堡主賢夫婦。及尼日爾將軍。吾夫人之病。吾常見之。吾百戰無恐。惟夫人患作我。則不知所爲。吾夫人家傳氣脈能燭未來之禍福。初非邪術。其知未來者。但圖避禍。非敢陷人。堡主曰。然則延神甫來也。亞摩雷曰。然。沃土曰。請

神甫攜聖水至貝忒蘭曰母須神甫諸君所爲似以正勝邪殊藐吾賢妻果必得神甫者吾將與君輩決其藝力堡主曰烏敢如是爾我故交且以夫人門地吾胡敢藐且夫人衣上有銀十字架此豈眩人所仗然堡主夫人方合十祈天旣聞此言轉欲觀貝忒蘭夫人之變相貝忒蘭曰吾夫人於是時能見未來之事想爲時必非久自結褵以後三次見示以吉凶匪無不驗至於吾爲張獨司獲時及於阿雷之戰創重均夫人前告此時夫人忽呼曰貝忒蘭吾所見甚晰汝有問卽宜問貝忒蘭曰吾問近運如何夫人曰險哉險哉且有性命之虞禍事之來出爾不備語已將軍大笑曰二十年來無日不險險之爲狀直同呼吸之空氣何待先知惟問爾所云險者俄頃卽來耶夫人曰卽在此間卽在此時已近爾之背夫人語時狀至慘慄貝忒蘭卽四顧覓取都無所得屋中但有夫人呼吸之聲堡外則牧猪奴吹角也貝忒蘭曰危險勿問惟吾國助西班牙與英人鬪勝耶負耶夫人引其目曰吾乃不了了史由晉卽北道榮之吾但見高山平原刀光如雪叫囂不已似有人語我極敗然後能勝貝忒蘭

曰此言殊不愜我大似甘酒雜酸旣甜復酸尼日爾將軍果有問者可一問之尼日爾曰夫人吾問敦罕堡中如何尤欲知吾妻近何狀夫人曰吾必令一人其人之心常思此堡者與我引手吾乃知之尼日爾將軍曰然則吾與夫人接矣夫人曰否有人語我公大致在戰事公旁有一人思堡甚摯尼日爾曰此外尙有人及我耶然則夫人誤矣夫人曰尼日爾將軍我乃弗誤卽招阿林曰汝前汝手按吾額吾即可見因曰見之矣吾前一大堡有方塔一四圍皆草去海未遙左有禮拜堂相距可一箭之遠其旁有河有圍堡者列營於其上將軍及二虞候咸曰何人圍堡此堡又何因見圍夫人曰礮也有一羣人至勇敢至有以雲梯加堡牆者尙有以箭仰射者首領可數人中有一人極高多黃髮立於堡前頓足麾衆力攻然守堡者亦極嚴堡上有二女子發令誓衆亦以矢石下射羣盜此黃髮之人死矣餘衆亦奔竄無遺時霧氣太濃吾不能見矣將軍曰何人巨膽乃圍此堡然堡之鑰匙歸吾夫人吾心釋然無患但夫人所言礮爲吾堡胡有此變吾殊不解堡主夫人卽曰鐵芬尼夫人前一禮

拜。吾行獵於外。失一金鉗。意欲請夫人爲我於隱中覓其所在。貝忒蘭曰。此等小事。爲奴婢職司。不應瀆我夫人通神之目力。夫人宜問其高且大者。或能奉答。法虞候中有一人曰。敢問夫人。此時與英人戰勝負安屬。夫人曰。互相勝負。國家領土如故。尼日爾將軍曰。加司貢仍屬英乎。夫人搖首曰。加司貢爲法境。民皆法人之血。亦法之語言。既爲法之所有。仍宜歸法。尼日爾曰。包度如何。夫人曰。包度亦法境也。尼日爾曰。凱來如何。夫人曰。亦法境。尼日爾將軍曰。斯言大奇。凱來及包度皆去。英屬尙有何地。貝忒蘭大悅。言曰。吾本意爲國家恢復。尙不止此二處也。吾國後此其恢張乎。鐵芬尼當告我。夫人曰。然。大而且富。吾目力所及。法國實雄長各國。戰功旣烈。治安亦久。當以百姓之輿論爲治國之律。此後事也。貝忒蘭曰。尼日爾汝聞之乎。吾妻言無不驗。尼日爾搖首曰。君固得意。則吾國其凌夷矣。敢問夫人。吾英後此如何。夫人更觀。則大異曰。此絕大之國度。何國耶。但見無數新地。悉爲所屬。至於極邊之外。猶續續而附之。雖治法不一。均英人治之。吾聞其聲。皆操英語。至於生番野蠻人迹。

所不及者。其上皆有英旗。冰海之間。奇熱之地。一一皆堅。英徽貝忒蘭。此時吾國殊不之及。彼蓓蕾之芽。較吾國盛開者尤巨。語至此。大呼而仰臥。顏色慘變。又如死焉。貝忒蘭曰。夫人洞視之期已過。虞候趣進酒於夫人。

第二十九章

將軍以列坐夜談。爲時已晚。阿林於將軍臨睡時進酒。且爲將軍理髮。及歸宿時已夜半。宿處在第二層地。中列三榻。約翰及珊穆梗已入黑甜。阿林方跪而作禱詞。聞房外有叩扉聲。福德以小燈入。顏色慘白。燈爲之顫。阿林大驚。曰。是何事。福德以手托額而言。曰。吾乃不知。其所以然。阿林曰。如何。汝得母病。福德曰。否。吾心緒乃如潮湧。大抵前途乃未佳。阿林汝曾否憶及在包度時遇畫師父女。阿林曰。憶之。福德曰。吾實告汝。當汝作畫時。吾已與鐵塔定情。曾以戒指加其手。臨行時。女尙與我立終身之誓。言今夕以燈下樓見鐵塔。見形含淚。而搖手似示我。以禍兆。吾趣與爲禮。立隨煙化。阿林曰。汝勿憂煩。人多思慮。遂生幻形。大抵聞鐵芬尼夫人作鬼語。故爾無。

端。生。此。幻。相。福。德。曰。否。否。吾。見。鐵。塔。一。如。在。家。把。握。時。決。非。幻。相。今。爲。時。非。早。吾。歸。寢。矣。阿。林。曰。汝。宿。何。地。福。德。曰。卽。在。最。高。之。層。吾。但。願。上。帝。佑。我。母。罹。災。害。語。後。以。燈。上。第。一。層。樓。阿。林。尙。聞。其。足。音。阿。林。以。月。色。佳。遂。臨。窗。而。望。心。中。尙。思。鐵。芬。尼。夫。人。言。圍。堡。事。以。手。倚。窗。雖。視。無。覩。以。心。不。外。屬。但。思。己。事。少。頃。忽。有。所。見。卽。警。覺。如。夢。醒。蓋。窗。臨。堡。外。且。見。濠。溝。月。照。水。上。遂。生。微。瀾。月。輪。爲。波。所。漾。時。時。變。相。溝。外。均。斜。陂。下。趣。林。莽。彌。望。左。邊。又。有。大。林。擁。蔽。遠。景。夾。林。中。有一。隙。月。光。適。射。其。中。見。有。一。人。自。林。間。出。月。影。滿。身。了。了。可。見。蛇。行。而。前。如。不。爲。人。見。旣。出。十。步。以。外。卽。復。內。顧。林。間。作。勢。頃。之。伏。於。短。樹。之。中。遂。不。之。見。於。是。續。續。而。出。者。多。人。咸。隱。短。樹。而。去。每。人。出。時。阿。林。一。一。數。之。可。七。九。人。數。人。咸。有。背。負。乃。不。辨。其。爲。何。物。阿。林。立。觀。不。明。其。所。以。既。而。思。珊。穆。梗。在。此。彼。更。事。多。或。能。覺。之。於。是。至。珊。穆。梗。牀。外。微。近。其。身。而。珊。穆。梗。已。把。刀。於。手。言。曰。汝。爲。誰。已。而。曰。阿。林。曰。吾。以。爲。刺。客。也。醒。我。何。事。者。阿。林。曰。汝。且。臨。窗。下。視。吾。已。見。七。八。十。人。出。叢。薄。中。自。彼。間。避。入。短。樹。中。人。人。背。上。

咸有所負汝知其爲何物珊穆梗曰是間無王法僉王必多白日不出出時以頸受繩故以夜出吾思必行劫耳然乃敢近此堡間因亦外覲曰似無所見矣阿林曰已齧集樹木蓊翳處潛身也珊穆梗曰聽之我欲眠矣今去戰地近睡力安可減汝當嚴局其扉一身外客以留意爲上語已鼾聲作矣約在三句鐘時阿林醒似聞有呼聲更聽復寂似爲守堡者宣口號則復睡剛數分鐘似已扉外有人潛推顧乃不進又聞有微步登樓者但聞有奇喘之聲阿林大驚而起知此聲至異詎有病人作呻楚耶或別有非常之變又思似此高墉深池何從入盜因思無事復且交睫忽見窗上月光中蔽一黑影卽跳起視之見窗外有一人頭轉轉而動雖月色昏黃中然識爲福德也阿林大叫而起二同伴亦驚起各執兵械爭集窗口知阿林所驚者確爲噩耗見福德周身皆創隨後以繩加其頸自窗中外擲繩爲物糾戶面剛向此窗阿林大驚曰天乎は何變耶約翰曰珊穆梗吾有火石在可以燈照之月光昏黑膽力莫壯珊穆梗遂以燈臨窗照曰傷哉福德也大抵此堡主必因暗殺待夜深而圖我

果如是者吾今夕箭上鵝翎必以彼心血蘸之吾不爲此亦不爲自羣中壯士阿林曰珊穆梗汝勿枉人汝不憶前日來路予之錢而不謝目光兇注如圖殺知不間入此堡吾當力報主人在其左右我出矣珊穆梗曰汝戴我鐵盃而出若露頂行者顧必著刃吾今可出刀矣正作語間卽聞哀聲大作雜以婦人之聲時樓中足音已紛雜無次聞刀劍相擊聲尼日爾將軍呼曰貝忒蘭汝衛夫人珊穆梗以鐵冑加之刀尖開門外向而探盃甫出戶卽聞刀聲砍落鐵冑於地上門外人方再伸刃珊穆梗之刃已洞其胸珊穆梗曰出也卽自樓中跳出挺刃而前甫一轉折至於樓級之次以目下視知大戰之場卽在其間樓下爲一甬道貴客及堡主之門皆向此甬道甬道中燈光大明梯下堡主及夫人已橫尸於地夫人之頸已斷堡主則一刀自左脅達於右脅尙有三侍者皆死尸皆無完膚似爲狼噬客廳之上門已洞開見二將軍挺立衣寢衣無甲冑然顏色皆欣悅翕脣張目向敵手上之刀血尙淋漓面前列三四戶遠遠有數十人不卽近其人皆鳩形鵠面如野人阿林大震不卽入此野人則

跳叫如雷少頃復進撲無懼中創刀與牙齒乃若並用以噬人人旣潮湧尼日爾將軍向後而仰貝忒蘭橫刀斫二人衆少却尼日爾將軍立起正於此時二矢同入珊穆梗亦隨之而進二虎旣前又二人中箭死衆復退却於是五勇士橫刀四斫屋中賊皆匿而去最後一人爲約翰倒舉擲之堡外河溝中貝忒蘭曰勿逐賊外出吾輩之力宜聚不宜散我非畏死惟畏死此齷齪者之手於心殊愧且吾夫人在是安可使之驚駭尼日爾汝謂宜如何部署尼日爾曰我尙不知其爲誰經爾一呼吾方蘇醒出時汝已與賊接戰堡主及夫人均慘死而行兇者究爲何人貝忒蘭曰卽餓民也何由能冒進是間汝自窗外觀之彼賊何作尼日爾曰殆矣外皆列炬如白日門已大開其中似有數百人圍堡彼一一將守兵擲出堡外矣尙有人背上負重物貝忒蘭此必引火之物彼疊乾柴於牆下以火然之矣似有一人至再勸阻其人牧師也長跽哀懇賊以刀斫之死矣且斷其臂股執而舞之時火已大爆想吾堡兵已盡助者無人果得一百人者尙可與戰將軍又曰恨吾白羣未及招集福德安在阿林

汝呼之至阿林曰已爲盜殺尼日爾曰願死者平安時有法虞候一人屏息入額上血尙湧出將軍曰得此亦佳可以示我地勢虞候一入曰大事已矣堡已受焚堡主亦死尼日爾曰否吾方有旬當今日正大衆立名之時凡人莫不有死殺賊而死甘也貝忒蘭問法虞候曰高德佛雷吾問汝此等人何由入吾輩究何術足以自全更無法者且立死於此法虞候亦似閱歷兵間者從容言曰堡中有地道可以通諸外間有門局鑄極嚴賊乃從是入堡中尤有內應堡兵又皆醉均死於睡中亞摩雷將軍甫下牀爲賊斧所中死他人不之知生者但有此數貝忒蘭曰今何術足以自免虞候曰可仍上敵樓之門平時嚴扃其匙在吾主人身上於是卽堡主身中得匙乃有二具虞候曰巨者是也趣行既至敵樓之上則四圍皆牆火不易著惟夫人何人衛之夫人曰爾勿慮我亦能軍卽至末路我尙能自全卽出瑩瑩一小刃示衆貝忒蘭曰鐵芬尼吾平日敬汝今乃愈深實告汝吾至無可如何時亦將殺汝必不委夫人於賊手高德佛雷汝前引果能平安登樓者必在大鴉納廟中供金香爐一此

亂民方爭擄取物事其在院中者爭著新衣冠新帽至於夫人衣裳人人爭取而服堡主所蓄之陳釀衆爭舉而出轟飲無次迨八人出時已聞火燄爆烈之聲矣

第三十章

將軍八人旣出甬道卽見亂民中邏者大呼其衆貝忒蘭曰此人一聳衆吾不能出矣語時將往撲之珊穆梗一矢邏者已仆於是八人同進至於小門之下旣出小門至院落門開時野人方獮笑其聲甚厲可怖貝忒蘭曰直趣敵樓珊穆梗約翰前導夫人居中其旁兩虞候夾侍二將軍及沃土後殿旣入院中衆咸無覺方被酒八人疾步甫半已爲亂民所見遂進撲進者數人皆却後之來者漸多然已及敵樓門次則以背向樓以面向敵法虞候大呼曰敗矣此匙誤也又曰吾乃萬死巨者堡門小者敵樓也吾當歸取語未畢一巨石飛至中顱立死約翰曰吾得匙矣卽以巨石撞門鎖斷石已碎而爲五門仍鏽不能啟約翰以手托其戶戶立倒約翰竟爲門所壓衆亦弗顧貝忒蘭曰鐵芬尼先登吾力抵之於門外亂民欲進然貝忒蘭及尼日爾

兩口利劍觸之輒死。面前積尸已十餘人。不能進則面門而切齒。取法虞候之尸。切而碎之。見門下有二脚。卽約翰數人。進而拔之。約翰旣起。取兩人之顱令之相觸。顱破立死。尙有二人。蹴之以脚。揮之以拳。皆飛擲而去。竟奔就將軍顧。雖得入。然仍危迫。凡遠近村民聞堡主旣死。則皆奔集內外。已近千人。無食而人人皆有思噬之心。此等人旣不聊生。亦不患死。且堡已破。四隅火燄燭天。將軍但有敵樓盈尺之地。而人火已交逼其下。存者七人。六男一女耳。二將軍身經百戰。尙從容不迫。貝忒蘭曰。此梯次。但容二人。尼日爾汝與我守之。今日英法聯盟。戰此一宵。沃土將軍請與此少年。虞候峙吾後。此二軍人憑高以箭下射。尼日爾爾我。乃無甲冑。尼日爾曰。然吾師友張獨司謂我將軍不能去甲。卽宿於戚友之家。亦不能舍之而去。然今日能無甲而出重圍。則戰功爲尤烈。然尙有一事。足勝我居闇而彼處明。殊之良易。易汝不觀。彼方列隊將攻我耶。沃土曰。果不聽之。入則他處之人見火必來。見援阿林面尼日爾將軍曰。我與亂民初無仇隙。今爲夫人計。試與言和。勿令夫人震恐。甯非佳事。

若吾輩死耳亦復奚恤尼日爾將軍曰是何能似此兇徒敢割刃命婦逞刃信徒以我英國堂堂大將乃乞和於鼠輩則英名掃地矣貝忒蘭將軍曰此等可喻以理則羣狼亦可語之以仁時亂民已擁而上取二將軍爲首二人一爲侏儒鬚作燕尾結之以瓣其一略高手執椎其上密加以釘如猾毛侏儒行未三步珊穆梗之矢已自胸達背且仆且噉執椎者突進二將軍之間一椎中沃土之顱顱裂而死然椎下時而二將軍及阿林之刃已貫其胸脇作三洞矣尙能力奔而上及於梯次始仆隨上亂民可百數幸路狹不能聚多人而上珊穆梗及約翰亦同至梯次五刃上下翻飛前僵而後進續續不已門外積尸及人之半地上血滑如膏但聞貝忒蘭之呼亂民之喊利刃相觸聲亂民受刀而躡呻楚聲萬聲交迸阿林於數年之後猶復記憶迨尼日爾曰此中有數人絕狠果使有門地受教育者尙可造就爲勇將但以此論吾刃亦不爲汚汝觀彼輩扶將而至者爲何物貝忒蘭曰吾已料及彼果出此縱火矣

謂珊穆梗曰。此時但恃箭不能更用刀矣。時有十數人執蘆柴之屬自蔽其身。擲諸門外。投炬其上。蘆經油漬濃熑直衝將軍。遂退歸敵樓之上。樓梯本霉腐且圮。著火立然。腐木著煙臭不可近。目翳人眼。二將軍竟摸索而登。時月色大明。自敵樓外望。一白無際。初無援師。但遙聞鐘聲。徐動而已。數人羣集一處。聞樓級燒陷之聲。四圍皆蒙烈焰。一樓孤聳於火中。亂民拍手稱快。跳舞不已。顧磚石不易著。樓闌已圮。則更投以蘆柴。燄復大熑。亂民聚而作歌。歌聲竟衝濃煙而上。音至慘厲。珊穆梗語約翰曰。此遭不見西班牙之面矣。我幸以家產授之逆旅婦人。此心滋愜。彼必享我所有。今身上尚有十三矢。果矢不虛發者。尙足洩吾忿。吾今先射此衣婦人之衣者。語已弦動。忽曰。惜哉。但中其喉。令彼歌聲止也。第二矢當死。彼添薪之火。顧已中喉。伏火中矣。約翰汝且試射。幸勿肆力。力肆矢越人過也。方此二軍人發矢。時貝脫蘭及尼日爾將軍咸籌逃生之策。貝忒蘭曰。吾乃不料竟死是間。至人生如何。死者初不之恤。但我夫人亦同罹禍。則非心所甘。夫人曰。貝忒蘭我亦無懼。果

今日不能自脫卽償我同穴之願尼日爾曰夫人此言亦惟汝能言之果卽死者亦不爲虛吾功名立交遊廣閱厯多足矣足矣阿林汝胡爲引我衣袖阿林曰牆隅有二鐵箒尙有鐵彈無數甯非所謂礮耶貝忒蘭曰然爲狀非小可用以攻此亂民珊穆梗曰此足用耶特兒童用以作響爲戲尼日爾曰汝勿憂此小箱中必火藥約翰汝擎此箱檢亂民紛集處啟其蓋擲之火中約翰如言忽大聲震天地火力炸十餘丈樓亦爲震地上碎石泥塊人之股肱紛飛如雨敵樓上人亦皆仆及起視則地已外陷作斜陂形不能平立矣引目下視五十步以內土皆焦黑亂民多匍匐火中有數十人衣上尙著火圓外亂民亦皆相顧無主貝忒蘭曰此時果下可以得生執刀將下復反路失矣磚石如山崎嶇如劍戟仍不能行太息曰已矣後隨者謂將軍曰何事不下貝忒蘭曰路塞而火熾萬不能前今無他說但禱告識來生今生之事似畢且樓高百尺下臨火海四圍尙有亂民此何可行衆於是伏而祈禱靜中夫人引貝忒蘭曰何處有歌聲甚衆似爲外國之音衆皆起立然但聞烘烘火聲及亂民之

哮喊。貝忒蘭曰。必無人至。夫人以身經危險。故腦力動耳。聽棼也。且此間習外國歌者。不乏其人。何復足異。而珊穆梗躍起曰。吾聽之絕審。吾輩得生矣。此歌爲白羣中行軍之歌。因以手外指曰。聽之。聽之。此時果有浩歌之聲。聲甚俚俗。衆聞此聲。在危難中較之。法國迫魯奉司與蘭桂道克二處之歌。爲尤入聽。此時來者正歌曰。大衆且痛飲。飲此灰鵝翎。灰鵝所產處海上。風泠泠。珊穆梗大叫曰。此卽吾輩所常歌之。軍歌也。立時當有二百壯士至。咸善射。衆試聽彼來者。引吭高歌。抑何快耶。時歌聲漸行漸近。夜靜籟寂。聲愈嘹唳。衆又聞其歌曰。此弓何由來。英人爲之胎水菘。旣材良壯士。時時開壯士天所毓。英倫爲多才。又歌曰。此人何由來。惟英生英雄。毓生自民。畝林谷。乘長風。懷忠貢天子。天子褒其忠。貝忒蘭曰。此歌大樂似赴公讌。珊穆梗曰。彼輩遇事必作是歌。尼日爾曰。即使能來。來亦殊晚。我何由下耶。珊穆梗如不之。聞。卽引目窗間言曰。彼出月中矣。厯厯皆見。已至河溝之外。復曰。至矣。至矣。則大叫曰。朋友約翰。司登科克。夏爾瓦得汝願。見一命婦兩將軍。同時焚死耶。聞其下有

人曰。此人操英語。究爲誰。珊穆梗曰。吾白羣中。珊穆梗愛德。哇德爾之統領。尼日爾羅林亦在是。尙有四人均遇難者。自羣壯士中。遂大亂。有一人曰。其聲果爲珊穆梗。我且問汝。圍汝者爲誰。卽麾亂民曰。狗。且歸圈復曰。汝敢以目矚我耶。孺子出刀殺之。勿用箭。費吾矢。亂民爲火藥所爆。驚悸亡魂。今又見雄糾之夫。膽力益懾。白羣中方呼拔刀。亂民已蜂屯而去。時已微明。明白羣壯士盡集敵樓。思以策下此數人。阿林曰。果得繩者。可從無火處。繩而下之。將軍曰。安得有繩。珊穆梗曰。有。卽面下言曰。約翰司登。汝循毛白歇司故法。以拋繩之法。救我。約翰司登。卽取衆中餘弦合之。結爲長繩。出弓繫繩於矢。去其金。仰射樓上。珊穆梗接得此數人。先縛鐵佛尼夫人。繩下之。夫人旣下。餘人卽縛弦於穩處。自繩而下。旣下二百餘人。皆拍掌爲賀。

第三十一章

尼日爾旣下。卽問曰。克老得獵都爾將軍安在。約翰司登者。權統此軍。卽曰。將軍尙在行營。地曰孟德卑煞。去此可二旬鐘之遠。將軍曰。行也。爲時甚迅。將至達克司隨。

太子東征。阿林卽面將軍曰。主公戰馬及兵器。咸在亂民擄掠所困積之地。以趣逃。不及取也。貝忒蘭曰。然並吾夫人之馬亦在。相見有幸。今且告別。公將至西班牙。吾亦將赴彼奉候。尼日爾曰。吾以爲公已赴西班牙矣。貝忒蘭曰。吾固在彼間。近以募兵。故歸國。今已將法國募兵四千。與之同行。太子此行。殊足作經時之句。當朋友上。帝佑汝。行再相見。尼日爾旣與貝忒蘭將軍夫人爲別。迴顧阿林曰。汝胡爲慘然無歡。得勿創乎。阿林曰。否。虞候思同伴福德耳。將軍太息曰。吾乃失其忠勇兩虞候。不審天心。胡爲摧抑新芽。留此老榦。究亦上帝之心。不能强也。阿林汝不聞鐵芬尼夫。人以洞視之術。告我危難耶。阿林曰。然。將軍曰。夫人尙言敦罕。見圍吾心。亦滋戚戚。以理言之。吾甫離家。而蘇格蘭人卽敢進圍吾堡。珊穆梗汝招集白羣壯士。太子卽欲在達克司。歛兵南行。吾當勿違師期。此時白羣人已散伍。四瞭焚餘之迹。得遺物。卽拾而囊之。珊穆梗一吹觱篥。衆乃齊隊立。尼日爾徧觀二百壯士。不期得意而哂。蓋人人久厯兵間。皆精悍健旺。間有中年之人。曾與法人百戰。盈甲皆陳舊而新入。

尺籍者。則彫弓美服。蔚然照人。腰間尙納巨斧。鐵尺短刃之屬。將軍騎馬觀此壯士。心乃奇慰。道中行可二旬鐘。珊穆梗及約翰司登。夾馬行。將軍沿途間約翰司登以白羣中事。未及壁。將軍於軍狀已了了。約翰司登謂將軍曰。林間行帳作白頂者。卽爲吾壁。將軍引目見壁間有茅屋。厨煙方宛宛而起。十餘馬近壁而嚼草。尤有十餘人試射者。治晨餐者。旣見大衆歸。則盡起而迓。尙有一人。方調馬立馳而至。此人目睛黝黑。體至壯碩。一見尼日爾。卽歡呼曰。馬上其尼日爾將軍乎。吾候公經月。不圖竟獲相見。吾信度已得。尼日爾曰。吾得書始來。惟克老得將軍。胡不自將。乃以書見召。克老得將軍者。加司貢人也。言曰。白羣中多英人。非英產者。不能爲之上。卽如我者。彼尙有行事。不復稟承者。前二月。衆皆私議。欲易主將。議定。以珊穆梗來言。請足下至此。吾已允之。吾以珊穆梗爲郵。速公至是。吾書中不言更募百人乎。尼日爾曰。固以百人至達克司矣。至此軍。吾亦將領赴達克司。今且就晨餐。再議首塗。克老得曰。汝先入吾屋。第無盛饌奉款。門外有高蠶者。卽吾室。於是尼日爾隨克老得入。旣

坐。遂列饌而饗。克老得累述戰功及得意事。語後言曰。公幸至此。然尙有宜行之事。吾儕得孟德卑煞。守者寥寥。其中有二十萬金鏹。屯於堡中。此處可以倅獲。卡司爾奴堡中。有箍桶匠爲吾閒諜。立約。吾軍至時。必潛啟堡門以納。堡亦極富。得之亦不弱。白羣初至是間。如履新熟之田。穫之必大獲。尼日爾曰。吾意大異於公。吾今旣得是軍。卽附大軍。赴西班牙。計今日卒事。卽移軍行。克老得變色。殊不謂然。曰。達克司。吾不願往。至欲留屯此間。爲自由軍。尼日爾曰。請公再思。吾夙聞公平日忠勇。今太子方須公。公安能高隱勿出。克老得曰。彼間吾決不赴。尼日爾曰。公前此所立之誓。安在。克老得仍曰。我決不行。尼日爾曰。公必不行。吾亦弗強。但以所部行矣。克老得曰。此軍願行者。儘督以去。此等人非鬻得之奴。咸自由樂業。雖愚之以甘言。亦不爲動。此等人非佳。吾思令之奪狼吻之骨骼。易也。若令舍去是間。似乎爲難。以是間可以刦掠者多也。尼日爾曰。然則請公聚此兵。容鄙人以來意告之。彼願屬我者。我帥之行。否則吾亦不久居此阿林。汝轡吾馬。母論從者如何。吾決以日中首塗。克老

得遂舉燐築吹之。自羣壯士續續而至。聚於空場大樹之下。尼日爾將軍卽至其前。曰。諸勇士聽。老夫言。君輩果否。心有所戀。跬步不能去此。然老夫觀君輩。皆忠勇壯烈。斷不能舍正道弗由。乃安於綠林。今蒙見推爲帥。吾意甚願引君輩至西班牙。趣前敵。鄙人五玫瑰之旗。常飛揚於大戰之場。不欲爲焚刦之事。君輩果安於綠林。請自擇帥。老夫無敢爲役。想諸君心緒非一。果能從我遊者。幸見告。忽見一少年。以綠葉爲冠。言曰。我願從公。續言者可五六人。尙有餘人。躊躇未決。珊穆梗竟立將軍之次。大言曰。兄弟聽之。太子大軍南行。吾輩英雄人退縮不之隨。後來見我心愛之女郎。何以自處。前此太平無事。儘可自由。卽我珊穆梗亦願從君後。今功名之時已至。汝果弗行者。則老兄亦不能長侍左右。自隨尼日爾大將軍出矣。珊穆梗爲白羣中信仰之人。躊躇不決者。至此皆決。克老得見人心變動。卽曰。尼日爾將軍。及此老軍人言。吾亦不能斥駁。但吾與諸君相處久。薄言能見聽否。卽有數人言曰。請將軍言之。衆皆平等循公理。胡能禁將軍勿言。克老得曰。君輩自由已久。爲兵日範圍於紀。

律之中。上等之兵。日六辨士。若在是間。則都無限制。恣爾所欲。君不聞有人隨賀克烏得將軍。至意大利之衆。一夕之間。得六百貴人。大得贖金。大城既陷。子女玉帛悉恣所取。君輩今願長安尺籍耶。豐衣美食。方表壯士本色。約翰大怒曰。此強盜本色耳。何名壯士。厥聲如雷。時有偉丈夫。謂約翰曰。汝勿爾。克老得將軍言亦當理。吾甯至意大利生財。不願赴西班牙受餒。珊穆梗曰。馬克汝平日懷貳。無復報國之思。汝果以刀與我比較者。我決爾意大利西班牙。皆無須往。尼日爾曰。珊穆梗汝勿囂囂。事既至此。徒爲喧豗。無益也。克老得將軍適公所言。於名譽乃大減。公果謂我唐突者。若以刀相較。鄙人亦不敢峻却。今吾計但有一著。願從公者。聽願從我者行。因面白羣壯士曰。汝輩欲助太子者。勿動。欲從克老得將軍者。暫向後退。時有十三人如馬克之類。低首向後退處。克老得後餘人。不動者。則斜睨而嗤鄙之。於是行者受將軍令。各退而治行焉。

加司貢及蘭桂道克交界地。平沙莽莽。土皆不毛。惟小河如阿多爾老五懿倭魯龍三支流域。春來頗見蒼綠之色。阿多爾河之南。壁累尼司山遠脈已見如人之伸股。其狀非山。殆爲培塿。愈南愈峻。及於壁累尼司山。見積雪插天矣。地旣清寂。居民曰巴司克人。腰束紅韁。着麻鞋。地旣磽瘠。牧畜亦不蕃滋。動物所產。熊也。狼也。山羊也。童山飛瀑而已。平日渺無人跡。今則英師出其地。自阿多爾河及於山路。沿途聞號令之聲。及萬馬鳴嘶。續續於耳。時大軍已齊。自達克司至聖惹安。行帳彌望。師行復有壯士。自投鈴轅。願宣力者。竢至東宮之弟。亦至自英倫。挾名將四百員。佐以善射者千人。太子妃適生王孫。母子均無恙。太子之心。釋然。那瓦爾王卻而司。兩受英國及西班牙之賂。一開關。一閉關也。顧以太子雄圖。乃竟敗其奸計。太子兵來。不遣一使假道。但令休古將軍。以數十騎至米蘭達。及普恩塔縱火。卻而司大驚。知不能食言。遂啟關。聽太子渡兵。尼日爾將軍引白羣。合大軍。後三日。太子下令首塗過龍塞。司瓦爾山峽。侵晨五句鐘。天乃奇冷。先鋒營虜築已動六句鐘。尼日爾將軍所部三

百人已趣山道。太子令將軍爲前鋒。先渡山峽。且令出峽後嚴守此隘。聽大兵過盡。爲合後白羣過山時。曉色已分。蓋爲雪光所映。俯矚山下。尙夜氣濛濛。兩旁石壁參天。中闢羊腸小徑。尼日爾將軍擐甲乘黑戰馬先導。黑西門揚大纛隨將軍後。阿林處其左。爲將軍執盾及矛。將軍意氣甚盛。迴顧此三百人糾糾有武概。爲意甚得。謂阿林曰。此山道絕險。吾甚願那瓦爾王屯兵於此。力阨吾前。吾能於此間奪路而前。則功尤無極。黑西門曰。主公此間英人未嘗窺足。吾前此曾爲那瓦爾僱而爲兵。行成此間。故頗精熟其形勝。去此未遠。有古廟更前。卽見其脊。將軍曰。右次有煙燄突起。爲何地。西門曰。卽阿爾度得村。村中有肆行酷人。言逆旅主人有藏金果。將軍欲得金者。縛而訊之。或卽可得。將軍正色曰。西門汝當時爲綠林伎倆。幸趣磨治去之。此山形勝良爲英法二國所不經見之險。此時路作螺旋。及於峯頂。道旁有小樹。約人如蘭干。見山下大樹如海。樹稀處。輒見怪石。忽聞有兵械磨擊聲。將軍迴首。見左次旌旗矛戟。奇光耀目。將軍曰。此間那得有兵。因謂珊穆梗曰。汝令所部嚴備。注矢。

弦上行開戰矣。阿林曰：決非那瓦爾王以兵要我，虞候聞那瓦爾王已立誓，且以人爲質，脫一背約。質將奈何？將軍曰：否。人心叵測，果得大利，焉知有誓？又焉知有質？若以能戰論，則法人殊有信，不類此等國之奸欺。故吾一生未詆法人，須知大丈夫立功，必在大戰場中，爭其不朽似郤而司者，背誓行刦，此直鼠賊非丈夫也。余離家時，與夫人別，曾誓言必樹立功名，今以大力抵此賊夫，吾心頗快。阿林曰：將軍勿怒，自去家至此，將軍得名已不鮮矣。將軍曰：我乃憒憒不之屑意。阿林曰：海上捕盜，堡上死戰，皆非功名耶？將軍曰：此安名武功，第行人所必遇之小險而已。吾今爲太子軍令所縛，不能自由。若縱吾意，宜直搗那瓦爾國都，與彼英雄一較，始能去我眼上之膏藥。我殊不願如此。天險乃無守禦之兵，卽我三百人果守此者，雖雄師百萬，不能飛渡。顧今日乃以險售人，且以人爲質，瑣瑣者甯復足論？方將軍見兵器及旌旗，以爲俄頃接仗矣。久乃寂然，將軍頗不測其所以道，既險峻，雪沒馬股，未及晚已至那瓦爾高原之上。隱隱已見潘伯路那中高塔，翹於雲半。將軍出險，下令立壁待大

軍過此。阿林無事。常立峽口。望大兵。珊穆梗卽與同坐閒談。珊穆梗曰。阿林。吾能得雄師駿馬。殊有眼福。常人不易覩。此實告汝。身到南方。必有數惡戰。方能凱旋。我知西班牙僭王。有衆八萬。尙有貝忒蘭數名將助之。此等人立誓。願流血成渠。必不讓披特魯暴君復辟。阿林曰。敵固衆也。吾軍亦不爲弱。珊穆梗曰。吾軍但二萬七千人。張獨司將軍力勸太子勿多用衆。以師行多水草不易贍養。且山險飛芻輓粟爲勞。果師行無糧。馬至無芻。不猶之弓弦受霉控。且莫發耶。汝觀張獨司大將軍至矣。汝觀羣中旗幟絕多。英國將材悉在其內。珊穆梗語時。果見山下一行勁旅。向山而來。衆中有一人。將巨纛銀泥之中。作紅三角。卽張獨司徽章也。纛後一矛之遠。將軍跨駿馬。貫甲而來。惟鋼盔。則一虞候捧之。將軍但常冠。冠下白髮如霜也。鷹鼻眇目。阿林觀之似另爲生物。近鳥類者。張獨司引目見五玫瑰旗。顛於半空。則對之而笑。與大將軍同行。可百餘騎。均英將鳥羽之冠。鳴劍之聲。與蹄鐵間作其聲。甚整。大將軍過後。則奧特婁將軍之旗見矣。所部爲蘭喀歇埃之勁旅。將軍左右四虞候。均名家。

子其後太子懷弟引二百鐵騎旗作王室徽章其旁有兩長史一爲安格爾將軍一爲恪新登將軍二將軍過後太子兵續續登山步騎弓兵整整弗雜阿林及珊穆梗坐至天暮心爲駭然禮拜一日太子懷弟諸王已過山矣明日霜氣至濃輕冰凝結馬蹄觸之作聲而太子之大兵過山都盡二出公與太子同行披特魯見本國山河得意中却含忿恨謂汝輩不容我我復歸矣時隨軍効力人極煩雜咸處大軍中行禮拜三日天氣略佳輜重亦已過峽休古將軍及奴而司將軍殿後禮拜四日全軍皆畢渡至潘伯路那立壁太子卽入那瓦爾大城中延諸將軍議戰事聽將士休息

第三十三章

當諸將聚議於太子行館尼日爾將軍所部白羣及加司貢將軍阿定皋所部隔帳而居二軍無事恆比刀鬪力及較射以盾遠立爲的時非臨戰人皆去其衣甲約翰司登珊穆梗黑西門年齡稍長者乃不之與時時臨觀年少所爲時作贊語或作評語阿定皋所部則不需弓而需弩人人各倚其弩觀英人挽強時有英少年矢發後

引目注矢所及。約翰司登曰。中矣。我聞爾弓弦之聲。已知必中。珊穆梗曰。汝輩之挽弓。狀太沾滯。此盾立而不移耳。果射敵於馬上者。則左支右吾甯如此盾復。曰。約翰司登。汝觀彼人。矢發時。二肱高揚。此爲何人。約翰司登曰。彼爲西拉司。卽呼曰。西拉司。汝發矢後。踴躍何爲。卽踴躍者能助爾矢及的耶。汝且凝立。上帝造人時。卽欲汝立。不欲汝動。左手托弓。求平。右手控弦。求穩。黑西門曰。我爲步卒。長用大斧及矛。然恆與弓兵爲友。時時見善射者。然吾所見之善射。咸不如爾白羣少年也。約翰司登曰。然其尤可恨者。無如今日之鐵礮。用黑炭發巨聲。令人快快欲死。此直下流之物。吾乃不審太子堂堂正正之師。亦挾此何用。珊穆梗忽謂一壯士曰。洛賓。我屢屢告汝。橫風當吾前。汝不絕橫風而射敵。旣斥此兵。卽迴顧諸人曰。當凱來戰時。尙有奇事告汝。有一幾奴亞人。騎馬舉斧。臨吾陣。可百步之遠。吾軍有二十人。注矢射之。及死時。臂上貫十八矢。約翰司登曰。我尤憶及當時。有船曰克里司多佛。爲法人所奪。把舵而近岸。吾輩有二人。每一發二矢。射斷其拋錨之繩。繩斷船旋轉。幾觸礁石。西

門曰。眞神射也。惟吾見約翰司登及珊穆梗之良實足媲美彼輩。時有加司貢弩兵。去此二人不遠。踞弩而聽談論其人亦冠鋼冑被蛇鱗之甲。袖口領緣皆有狐腋。非兵蓋武弁也。卽曰。吾乃不解。英人何必引此長弓。能毋費力。吾亦非不能動。但覺吾弩命中及遠。較弓爲良。珊穆梗曰。弩之爲物。吾於童孺時亦會習之。實告君。非曠君也。此等不須力之物。女子能之。何待男子。加司貢武弁曰。男也女也。吾不之知。惟吾在兵間十四年。覺英人長弓所能至者。吾用之以弩。似較彼爲長。非我矜張。吾弩能至弓或不至。珊穆梗曰。善。凡雞聲高。其雞必雄。吾久不射。約翰司登在此。試射以娛君。或能全我英人長弓之名譽。黑西門曰。我願供酒一加倫。決長弓勝弩。加司貢武弁曰。可。恣賭之。於是去其外衣。四顧覓一善地。試其弩。且云。射盾吾不之屑。卽醉人亦皆能之。卽有人引珊穆梗之袖。勿輕其人。此人爲加司貢弩兵出羣之名手。卽前此射死本大將者。今日與較。深防失利。珊穆梗曰。吾見約翰司登治藝二十年中。心愈釋。卽謂約翰司登曰。老頭皮。能否與加司貢人校射。約翰司登曰。吾老矣。聽年

少者爲之。吾爭名之時已過。吾前此固能一二。今何庸迫我貢醜於人。卽曰威爾金司汝前爾弓授我觀之。卽曰此爲蘇格蘭弓。良弓也。遂少引之。曰弦亦不惡。似此等弓爲老夫所引。尙不至遽落人後。珊穆梗汝以魚服授我。我將抽矢取其最。我用矢喜取三角翎。珊穆梗笑曰。我亦用此。約翰司登曰。我愛馬鞍式之翎。爲力尤迅。欲求穩者。則用豬脊之翎。噫。珊穆梗人過中年。目力微。腕力亦退。時加司貢弩手見二人刺刺作語。怒甚。卽曰備乎。約翰司登曰。備矣。吾口中能言力或不至。幸見容鄙人勿哂。加司貢弩手曰。謙哉。卽極力引其弩之雙弦。架於鉤上。出短筈之矢。仔細納於雙弦之槽中。此時事已傳聞。於是英兵及加司貢兵咸來觀射。加司貢人謂約翰司登曰。迎面小山有的在汝見之乎。約翰司登以手自蔽其額。言曰。見之。惟太遠。奈何。加司貢人曰。此胡言。遠忽見有一人當其前。卽曰阿難德汝當此受吾矢耶。話後。卽舉弩言曰。朋友觀之。方欲轉弩機。見一灰鶴盤於空際。長唳數聲。已爲加司貢人所聞。其上尙有巨鷹。欲撲此鶴。一逃一追。漸向人羣而來。高不及百步。加司貢人發機之。

聲鏘然弩矢正中鶴翅鶴盤旋下墜加司貢人數百方拍手大呼此時約翰司登扣弦無言立於弩兵之後鶴墜後約翰司登之矢已中盤鷹亦同時下墜更抽一矢再射此墜鶴鶴未及地復中約翰司登之矢觀者見約翰司登發矢之疾一時無兩於時英人合加司貢人皆拍手珊穆梗大悅抱約翰司登曰二鳥皆屬汝耶當飲酒約翰司登曰或弓弦佳耳良弓良弦足以補老年人之劣加司貢弩手曰君矢良佳惟我欲中其翅卽中君矢但期得鳥而已約翰司登曰吾鳥敢言勝君以君之善射吾聞名已久惟較射之意特言迅速二矢可同時並發鶴未及地卽飲吾羽弩則不能也加司貢人曰此却爲引弓者之長技惟吾弩之所長亦有爲長弓所不及者今請以君之弓較吾弩之遠近約翰司登見弩機嚴急知人力之遠不能及機卽曰吾弓萬不及遠然亦有較弩爲遠者加司貢人曰吾亦聞之但未之見又謂其伴曰阿難德汝縱步行一百步劃一標識直至五百步之外立拾吾弩矢歸阿難德行約翰司登卽發矢衆皆曰矢近四百步矣珊穆梗曰吾謂過四百步以拾矢之人在四標識

外拾得此矢。約翰司登曰。待拾矢者歸。問之當得已。而拾矢者歸。言曰。過四標識。外二十步。得此矢。黑西門曰。箭及四百二十步。可云遠矣。加司貢人聞之。微哂。遂發機。觀者但見短矢流於空氣中。其去甚沈。且疾。衆皆大呼。珊穆梗曰。已過四百步。近五十步矣。別有加司貢人曰。過矣。少頃拾矢者歸。言在五百有八步外得之。加司貢人皆拍手稱賀。弩者曰。如何舉趾甚高。如翻雞之得勝。著者約翰司登曰。汝果勝我。加司貢人曰。否。不在足下。凡引長弓者。吾皆勝之。此時忽有高碩之英兵。披赤髮進曰。朋友勿誇。張雞啼聲高爲雄者所勝。則爲狀將難堪。珊穆梗。吾所用之樸栢弓。安在。語後。謂加司貢人曰。吾弓若不勝汝者。吾斬此弓不引矣。以我觀汝之弩。直債鼠之機。不名爲兵器。今我與汝較。汝更發一弩耶。或卽以前此所發者爲率。加司貢人斜睇曰。五百有八步足矣。諒無更遠之人。珊穆梗曰。約翰汝非良弓手。胡爲挾其所短。與人較藝。約翰曰。汝勿憂。中的或不能及。遠固也。但祝吾弓不折可爾。衆兵則皆慙。憲約翰使較。於是約翰取黑強弓。席地坐。以足踢弓。引其弦。加之以矢。已引滿矢端。

幾與穀平。聞戛戛聲。弦亦作顫聲。言曰。此童子何爲。當我箭路。加司貢人曰。此人無傷。已在吾五百八步之外。平安無恙也。約翰曰。然則上帝佑之可爾。我亦願吾矢不卽及彼。語已。足高弦動。矢蚩然發其聲。甚沈擊。礮然作響。拾矢者立。翻頭髮飛。立復起。更奔而取矢。珊穆梗曰。此射甚佳。乃出拾矢者之髮際。加司貢人曰。此人工耶。約翰曰。此技吾少年時在村間。賺人之酒。行三英里。發三矢也。此時拾矢者歸。言矢。出五百步外。更一百三十步。加司貢人低首。無言。英人爭拍掌。爲賀。加司貢人曰。六百三十步。乃聞所未聞。然汝乃以身爲機。非挽強之能。珊穆梗曰。汝言良然。惟更當以他法一較。何如。彼間有盾。可徑寸之厚。蒙以牛皮。請君射之。入堅幾許。加司貢人曰。盾去人一百三十步。無足較。卽盲人亦能及之。顧旣言之。則亦可較。遂以螺旋繫其弩。機發中盾。絕深。珊穆梗則出蠟。傳其矢。待懸盾定時。矢發。謂其伴曰。威爾金司。汝取盾視之。盾至。英人皆歎然。無言。加司貢皆笑。但見弩貫盾中。不見珊穆梗之矢。加司貢人曰。汝今可勿更言矣。汝並不能中胡言。入深。珊穆梗曰。勿言。轉盾後驗之。果

見木質上有孔矢過而牛皮合故不見矢竇也。珊穆梗復曰：矢能洞入而過較諸著盾而不動似獵捷乎？此時加司貢人大怒以足頓地因羞成怒勢將用武。此時阿林已飛馬至言曰：將軍且至令我傳言立時各兵皆著衣加冑整整羅列他部之兵亦散。白羣人咸矗立待將軍少頃將軍匹馬突至顏色甚豫言曰：諸君聽之吾軍得大榮顯矣。太子在萬衆選吾軍前行探敵動靜惟此事滋險未知衆心如何吾亦不强君輩以所難。凡願行前不願行挺立勿動語發但聞衣裳瑟縮之聲絀然而止無一動者。將軍以目力不及卽歎息曰：我乃不料諸君如此無一人從我者。阿林曰：主公衆皆趨前一步不聞衣裳瑟縮之聲乎？將軍曰：如是耶？老夫目力太劣吾固知壯士勇也然則明日侵晨行矣。君輩治行事雞鳴而起將軍旣行衆皆大樂踴躍而呼。如童子學堂之得假將軍迴馬見狀大悅忽見背上有人以掌拊之曰：老友吾聞太子命爾至愛白魯可攜我同行。將軍曰：倭利物耶？胡以此時始來吾以爲夙至矣。同行尤佳。倭利物曰：此行有大願存焉。將軍曰：汝悅名譽之人不言自喻。倭利物曰：功名

非所屑。將軍曰。然則何爲。倭利物曰。雞也。將軍曰。胡乃言。雞。倭利物曰。所食之雞也。吾行少晚。而左右逆旅之雞。均爲人食。今晨吾命虞候四出。覓雞馬瘡。而雞不可得。先來之兵。乃同飛蝗。不遺餘蘗。吾思欲得食。必前行。乘人未到。或可得食。吾所部已盡付之憲兵部。吾獨馬隸公行。吾鞍上無他物。但挾炙雞之物料。將軍大笑曰。倭利物汝。故態復發矣。遂同行歸帳。

第三十四章

潘伯路那之南。有高原一片。地屬那瓦爾國。北部尙有水草。至此但見童山崩巖。及卵石而已。卽水亦但小瀑飛者。鷹行者。狼也。舍鷹鳴。狼嗥。瀑駛外。一無聲響。尼日爾將軍前軍。卽須先經此地。人馬行於石峽之間。壁高萬仞。中間僅漏一綫蔚藍之天。或右倚危巖。下臨無地。壁上但過一人一騎。行可二日。及晚始出險地。見大谷。有長河亘其前。水作深藍之色。河旁有小村落。陳陳如畫。維亞訥村人。夜中聞有異鄉人之聲。至衆。尙不知爲兵至。遲明。將軍兵已渡河。入西班牙國境矣。休兵於羅格魯奴。

左近林間。一夕商進兵之策。同行者倭利物外。有佛爾登。西門。安格司。侯李。郤四將軍。皆神勇。遲明。卽以騎出四偵。黃昏始歸。言西班牙僭王已屯兵於包古司左近。去此可十四英里。王所部騎兵二萬步卒四萬五千。將軍方伐枯樹成燎。環坐而談。兵皆露宿。西門將軍曰。太子命我前偵。今偵得矣。在法官歸報。太子佛爾登將軍曰。東朝之命固爾。然吾久不臨戰。甚願與西班牙英雄一較。欲歸者歸。吾則必前試。西門將軍曰。佛爾登將軍我非怯敵。然我亦久於兵間。顧區區三百人。可嘗試六萬人之衆。前有大軍。後距長河。謂據形勢耶。李郤將軍曰。吾軍至此。不血刃歸。於英人名譽亦減。安格司侯曰。吾蘇格蘭之名。亦間涉焉。果吾不見西班牙營帳爲何色。則亦慚愧不更歸矣。尼日爾將軍曰。俟言良然。此間卽英雄發祥之地。語已。謂西門曰。將軍吾譏皆小兵。其言胡可信。亦不能以一卒之虛實歸告。東朝。西門曰。太子以公爲主將。吾輩從公於邁。果公何見。卽以見示。尼日爾將軍曰。事當商酌。公言大河距吾後。良然。然以吾之見。能不令大河阻我歸路者不可耶。吾已知大軍已進至撒而瓦替。

拉自是至維多利亞。我軍新至。西人無備。不如竟前。至大軍近處。則敵情洞知。即不利亦可退。合大軍或不爲敵。乘西門及他將軍皆稱可。遂草草而食。軍以夜進。擄一村人爲導。師行闇中。遲明至一山峽之中。前望亂石嵯峨。初無平坦之地。西門大疑。謂將軍曰。得母導者之誤。今無樹足縊其人。不如擲之崖下。村人聞言。長跔大聲乞免。佛爾登曰。狗汝昨言。瞬息可近西兵。今導我行亂山中。非有詐耶。村人曰。誠告將軍。夜黑小人亦迷路。果不見信者。則但有聖母馬利亞及上帝母親可表愚悃。數將軍皆怒。曰。擲之。軍人方舉。村人且下。尼日爾將軍至。言曰。緩其死。謂諸軍曰。諸公聽之。太子以鄙人爲統號。令仍出鄙人。果此言開罪於公。請與公較劍。卽問曰。何人出馬。佛爾登曰。尼日爾將軍。吾不能爲此村犬傷老友之情。惟彼行詐。故以狗處之。尼日爾將軍即謂村人曰。吾緩汝死。汝當導我向官道。又語佛爾登曰。將軍吾輩方欲立大功。乃小試一村人於義。不武。今當早禱。禱已。則村人或可得道。遂在亂石之中長跔。西門誦禱文。第末句。亞孟尙未已。已聞數百鼙篥之聲。徹天耳爲之震。人皆

上馬。知大敵至。村人尙長跪謝上帝。迨其命卽曰。得之矣。此虜築及鎗鼓聲。西人晨起點兵也。大軍隨小人前可得敵軍所在。語後自極狹之山路中。路愈崎嶇。復跨過小嶺。至小谷中。細水涓涓而流。樹密如髮。可以蔽軍衆。窺林外平原一片。得軍屯矣。平原中行帳萬疊。帳外已見包古司禮拜寺塔。直出林表。萬帳中有錦製大纛。飄揚知爲西師。及法人來助者。其中有紅白二色旛。則王家帳殿似僭王亨利臨軍矣。尼日爾將軍自林中外瞭。時見西兵已整。立作晨操。晨曦甫動。照其甲冑。閃閃作光。萬縷廚煙直上。知行廚方治晨餐。空曠中西班牙騎兵馳突作回回陣勢。且有數千駿馬。御者引而飲河。西班牙將軍輩。便服立壁外觀。或架鷹引狗而行獵。阿林張目哆口而望。珊穆梗進曰。阿林吾行竟夜覓取其人。今得矣。將如何。約翰司登曰。珊穆梗言然。我亦欲歸。至愛白魯河次。蓋身至此間。既不得名。又無利足。圖西門以我言爲然耶。西門曰。我則必欲觀西班牙人血色。始行。我豈小兒行三日夜。但一觀軍容。卽已。約翰曰。西門。我知爾所言皆當。我必隨爾。汝觀彼間多富將軍。但力擒其一。取贖。

金足備吾母買一牛之資。珊穆梗曰。豈但一牛。實告汝。尚足購十愛克地。尤能於愛翁河邊。得大屋而居。約翰曰。確耶。我今往擒紅衣之將軍。方欲下山。而竟爲尼日爾將軍所引。不聽下令。曰。吾輩之時。尙未屆。迨晚始可動。又下令。衆去其胄。並白衣。勿爲敵覘。驅馬入石洞中。衆聞言如法而行。即出乾糗醃肉食之。時時下窺。三百人均無一聲。午後。聞左右皆有齧築聲。知孤軍已在敵人垓心。五將軍團聚叢樹之下。議兵。佛爾登曰。我何爲久跋。乘其不備。下衝其陣。安格司侯曰。吾亦云然。以彼必不計吾軍之迅入。謂必在三十英里以外。西門將軍曰。二公之言大異。詎以三百人卽足衝動其六萬之師耶。若爲所困。能得路行耶。或待人見援。倭利物將軍之意云何。倭利物曰。吾實告公。聞山下厨香。吾已莫耐鄙意。以早行爲良。但未知尼日爾將軍之意。能否與吾契合。尼日爾曰。吾意已定。思小懲創之。在我復得安全爲上。若卽時與決雌雄。如西門將軍所言。卽有兩三人同聲言曰。將軍之意安在。尼日爾曰。吾守此伺之。竟日。此間樹密。彼不吾見。待至黃昏而下。無論如何。必立名譽。衆曰。胡待黃

昏尼日爾曰。天晚易逃伏。吾令勇士屯山口。又於山口多樹旌旗。多設鼓角。果敗時。使追者不敢窮。即吾軍西門將軍。以吾策爲何如。西門曰。以少勝衆。必以疑衆。佛爾登曰。然此著較我高也。吾甚願天趣暮不爾。潛伏是間。一爲所撲。無噍類矣。語時忽聞有馬蹄踐石聲。小頃見一黑面將軍乘快馬轉出萬樹之間。初尙不見。英兵輕裝不甲。面盜已拓於額際。然立時已見。大呼鞭馬欲逃。當者皆靡。垂及山口矣。約翰力攀其股。擒自馬上。其馬亦爲人得。約翰得囚大悅。曰。爾身乃值無數之牛。吾安能釋汝。尼日爾曰。爾勿囂。喊趣進其人。言曰。爾我乃面善。汝非至吾太子行帳爲使者之地。亞古將軍耶。囚曰。然請公以刀剝吾胸。吾以堂堂將軍乃爲一小校。取而縛之。尙何面目。自生。尼日爾曰。將軍且釋怒。卽不爲小校所得。亦必有十餘矢叢將軍之身。地亞古將軍大怒。曰。吾甯叢矢而死。萬不聽此。小人辱我。我今爲誰。俘者尼日爾曰。孰得將軍。卽將軍爲彼俘虜。公勿以此爲辱。天下名將落於小校之手。多矣。囚曰。須贖金多少。約翰聞。問贖金。則自搔其髮。曰。請將軍語。囚必十母牛。一雄牛藍衫。上吾。

母紅衫授吾妹五愛克之牧地兩鐮刀一磨刀之石又有小屋可以飼牛三十六加倫好啤酒用以消渴將軍曰何容絮絮汝第得金可以恣爾所欲將軍卽謂囚曰地亞古將軍吾思以公之大名出贖金五千克郎與此校始足稱將軍之分際地亞古曰可尼日爾曰尙欲留將軍在此數時且欲借將軍盔盾及戰馬一用地亞古曰吾旣見囚物皆汝有將軍曰借也旣遂吾計仍以奉還珊瑚梗汝以兵守兩谷口防有他人更至則悉數擒之於是長日英兵均伏谷中下窺大營乃都不之覺甫過午後聞西兵中大驩呼且吹角集衆英兵爭伏石罅下窺見東營天末旌旗蔽空來軍甚壯且衆英軍以爲太子至也李卻以手自蔽陽光言曰旣上似張獨司三角徽章西門曰否吾固前卜今驗矣此爲貝忒蘭之雙鷹旛衆更視之果貝忒蘭新集之法軍也尼日爾曰吾甚願其來西班牙之大將吾未與較惟法人尙有英雄足爲吾輩立名之地佛爾登曰新來者爲數可四千汝不見貝忒蘭方以馬行轂下僭王亨利以馬迎之二人並轡歸矣已而果見法兵揚盾伸矛續續入壁卽聞壁中歡樂之聲似

轟飲也。法兵與西兵相見。如兄弟。相抱跳舞不已。迨陽光漸入。尼日爾傳令秣馬。將軍遂屏己之甲冑。易地亞古甲冑御之。謂佛爾登曰。將軍吾意將獨騎下山出敵。不意行事。請將軍以兵僞爲鑾撲之。勢吾但攜一虞候兩健卒入彼中堅。使彼輩防爾。而不防我。待我歸時。汝爲吾援可也。此山之谷。以二十軍人守之。敵來必射郤之。佛爾登曰。如令尼日爾曰。阿林隨我。引一空馬行。珊穆梗約翰亦以馬偕出。勿攜弓矢。且易衣出。令敵不疑。我爲英人道上遇人。勿與爲禮。卽有人問。終不之對。阿林及二人咸諾。將軍曰。佛爾登將軍營中事。悉以付公。果有天幸。可以成功。不及天晚。吾歸璧矣。語後。遂上囚馬。挈此三人。徜徉出山谷而下。時平原上小隊散處。絕多將軍。入時。亦無人覺。四騎徐徐入大營。乃無一人盤詰徑至王幄之下。正於此時。聞營中人作戰歌似備迎敵。一聲旣倡。四周皆答。每一營帳。人人爭出問故。將軍皆命虞候轡其馬。王幄之前。錦衣侍從出入。張皇厥狀甚懼。而羽林衛士聞警。亦爭下問。狀時幄外。但有甲士二人。將軍微語阿林曰。此來乘敵。不意來擒王也。汝下馬刺此二甲士。

迨及門下馬阿林及珊穆梗猝下刀斬此二士將軍引約翰入帳卽聞帳中有兵仗聲少時二人皆出刀上血光照眼約翰擒得一人已暈衣上繡獅子及寶塔則王服也二人旣出隨者無數欲奪約翰肩上之囚顧前怯後推仍無敢前約翰挾暈人於鞍上四人上馬立馳而出西兵此時方備外寇蓋佛爾登將軍領百餘騎若自雲間而墜衝突於大軍之中衆無能當馬所過處血肉狼藉西兵不審兵之所自來衣服大似聯班助戰之人不能剖別天已昏黑又不審來兵所自而王幄復大亂人心皇皇無主英人因之徜徉於萬衆中得無恙尼日爾將軍五騎冒前追者矢石交下將軍弗顧力趨谷口之路佛爾登見尼日爾將軍歸卽亦收兵五分鐘衆已收集入谷追者近谷聞鼓角聲旗幟徧於山上疑太子全師已到遂不敢入尼日爾甫入口卽見倭利物舉一火腿大言曰尼日爾吾得食矣吾隨衆入敵帳見三人方舉刀切此火腿吾力奪諸三人之口尼日爾將軍聽之西班牙火腿至有名公何妨少嘗一鬚惜無酒徒以澗水代之佛爾登拂其戰塵拭去濺血言曰倭利物勿圖饒口此間不

可久居。彼人必以謀得我虛實。我尙須拔隊入山。卽問尼日爾曰。汝所囚者何人。尼日爾曰。此俘虜。吾直入王幄得之。彼旣著王服。或僭王亨利也。衆見王至。則爭集問。佛爾登細審其人。言曰。尼日爾此囚非也。亨利吾曾兩面顧。此人絕不相肖。尼日爾曰。誤耶。當再行。佛爾登曰。汝狂易耶。前固僥倖出不備。今備汝矣。卽謂囚曰。汝爲何人。乃敢僭服王袞。因爲約翰所挾。久暈。此時漸甦。言曰。王有十虞候。吾其一也。十人之衣。一與王同用。備不虞。王方與貝忒蘭將軍同飲。今卽下榻將軍帳中。顧吾雖非王。亦西班牙大將軍之後。請以多金自贖。尼日爾曰。吾決不需金。第縱汝歸。告爾王。言英國敦罕堡尼日爾羅林將軍起居大王。且告王。今日本欲侍王談讌。卽大擾王幄。亦以慕王英武而來。初無他意。汝今行也。卽謂大衆曰。此間不能駐。宜退十餘英里。方可休息。今日本欲去我眼上膏藥。以大勢觀之。尙須小待耳。

第三十五章

明日侵晨。山中奇冷。雲氣四合。白羣中兒郎。露宿經夕。此時皆起。或伐木生火取煖。

尤有起而跳躍。用蘇其血脈。然雲氣中時時見怪石。一峯突出雲外。微光已在峯頂。地上絕溼。石壁蒸氣如汗。枯草及冬青之樹皆含露珠。閃閃作光。顧雖苦寒而人心尚歡欣鼓舞者。時太子有使者大獎前鋒。軍士仍令爲前鋒也。珊穆梗及其火伴等集一巨燎之前。各出刀斧磨治。火上駕巨鼎煮食物。人人視之生饑。涎珊穆梗箕踞而坐。取鋼甲去其鏽。旁坐則約翰司登修其羽箭。又次則赤髮約翰。臥地無事。黑西門口中作歌。仍磨刀霍霍然。西門之次則阿林及腦白雷。虞利物以手向火。祛寒氣。約翰司登視鼎。謂約翰曰。汝以刀室撩鼎中。勿令物焦於鼎底。珊穆梗曰。汝令約翰爲此耶。彼新得五千克郎。樂極矣。甯嗜此鼎中物。窮兵嗜之耳。約翰何嗜。後此歸國。時朋友訪約翰者。彼必不執賤值之啤酒。久醃之牛肉餉我。彼每日必飲加司貢酒。及炙肉矣。約翰自擲其鋼冑。言曰。汝勿嘲我。汝謂我不嗜此耶。我幾欲以冑代盃。承而食之。約翰司登曰。火候至矣。於是十數人咸以鐵帽向鼎。坐而掬啗。且以乾麪包納鼎中。潰之而食。約翰食既。言曰。吾殊未飽也。似此天氣。乃不利於吾弓。吾所掣長

弦。乃軟如牛尾。約翰司登曰。汝宜以辟水之膠。時時擦弦上。珊穆梗。汝不記克里西之戰。是日非大雨乎。其弦仍堅韌不溼。黑西門食已。仍磨刀。言曰。汝輩宜料量弓矢。吾敢謂今日必且大用。吾昨日又夢見紅牛。阿林曰。西門紅牛何兆。西門曰。吾亦莫知。每戰之前夕。必夢是牛。昨夕復夢。故磨吾刀。珊穆梗曰。果爾夢應者殊吾所願。以太子旣重吾軍。用爲前敵。非但令我伏巖穴。飲米漿而已。更戰此一次。吾將懸弓娶婦。享家庭之樂。洛濱汝來此何爲。洛濱卽語阿林曰。將軍宣爾。阿林起至將軍行帳。見將軍箕踞坐於茵上。有薄羊皮紙在其膝上。將軍攢眉不能辨。見阿林至。卽曰。此書爲太子郵人爲我傳齋而至。云自吾家來。封面作何語。阿林曰。書法絕佳妙。上書敦罕堡尼日爾羅林將軍。啟署名者爲基督寺牧師克里司多佛。將軍曰。然。然書中又作何語。阿林讀書。大呼顏色慘。覺將軍駭。曰。夫人不諱耶。或女公子死。阿林曰。非也。因抱頭哭曰。吾可憐之懷兄死矣。將軍曰。若兄初不愛汝。汝何悲爲。阿林曰。兄雖不義。究屬同懷。處候世上之親屬。卽此一兄而已。兄之恨我。亦不爲無。因以阿兄宜。

得之。田乃施及大寺。用以活我兄。因積而成恨。此亦理所必爾。嗟夫。虞候昔見此兄。竟至舉棒大罪。胡能自贖。兄蓋在亂中被創死也。將軍曰。汝試讀來書。阿林曰。吾主鑒。願吾上帝與主公同行。夫人命道人以堡中近事上將軍。泯司忒之豪宗。卽公之惡鄰。今當述其死狀。自主公出後。此惡人收合無賴。爲數至夥。有司以兵臨之。乃敢反抗。未逾數日。卽以人圍堡。極兩晝夜之力。以矢仰射。夫人自督家丁守堡。士皆用命。尋此惡人。爲下所殺。重圍始解。此事誠上帝默佑。始至於此。今夫人及女公子均無恙。卽道人亦頑健。尼日爾將軍曰。然則鐵芬尼夫人之言驗矣。汝不憶夫人言。圍堡之人黃髮耶。又言死於堡前。其言確也。然尙有疑者。言爾之切心。於敦罕堡較我爲切此。又何謂阿林大賴瑟縮不能對。久乃曰。夫人之言非謬。敦罕之堡真虞候長。日在心。夜中入夢者也。將軍側目而視。曰。確耶。阿林曰。然。吾不敢欺將軍。此心實屬於女公子。吾雖功名未就。然一顆赤心願長侍女公子。將軍言曰。阿林汝太攀高矣。汝亦知吾家爲舊伐乎。阿林曰。虞候家世未嘗不舊。將軍曰。茅德女公子爲我單生。

之兒後此田疇族望均彼所有阿林曰虞候不幸寒族單剩子身將軍曰汝既有心胡再不言以我觀之汝乃不忠所事阿林曰主公幸勿見罪虞候不敢遽必女公子之見愛亦無成約故不敢言將軍沈思久之忽大笑曰兒女之事老夫何爲筦之茅德自能擇壻聽之可也彼自少小時吾匪不如其意阿林聽之汝旣兩心相屬想西班牙僭王有六萬衆亦不能間汝二人我何爲就中爲梗惟有一言宜預告汝汝必立功受太子將軍之命方可與吾女議姻老夫常言欲匹吾女必得功人汝志甚佳天若佑汝不死於敵則功名或可冀也惟茲事容至家圖之軍事旁午何暇語此汝今往告佛爾登將軍宜移兵行矣此爲絕地不足用武果敵師來撲險乃萬狀阿林傳語告佛爾登遂潛至空曠之地自思已事踞石而坐心動不已則以手扶頭思及其兄與己爭閨之狀又思及茅德同逃之時後在敦罕堡中定情瀕行贈我信物自念當時貧無立錐無敢萌此妄念今已爲泯司忒故家承祧主鬯產雖星散然門伐存也今復從軍數戰在勇士中亦不爲無名且主人見重今日與言初不怒我則此

事似尙可圖。至於得將軍之勇。號始能成。婚則際此干戈紛擾之秋。成功亦復易易。阿林思及甜蜜之鄉。遂立社其憂愁而去。正於此時。忽聞有角聲嗚嗚。出於霧中。迴顧己營。則全軍方在歡笑。然角聲愈聞愈近。自思此聲。但有海嘯相類。地非近海。而又不風。此何聲耶。是必軍馬之聲。於是立起奔告將軍。俾爲之備。地去大營可百餘步。至是全軍已警備。諸將軍咸側耳辨來。軍佛爾登曰。此爲馬軍疾走而趣我者。李卻曰。此聲自北而南。或太子兵也。安格司侯曰。否。鄉導言西班牙僭王之弟忒路親王。以六千兵。偵探太子來軍。或敵兵歸也。尼日爾將軍曰。汝言或然。此嚮導非佳。或潛通敵人。謂我屯於是間。以兵來撲。未可定也。西門將軍曰。幸有霧在。必未敢冒入。我尙能疾驅出此谷口。佛爾登曰。果我輩爲山羊者。或能行。若名爲人。安能犯霧而出險。來者果爲敵兵。亦僅能與決死戰。尼日爾將軍大悅。曰。佛爾登言然。果六千衆見圍。吾能以少勝衆。則得名尤烈。噫。此聲近矣。或別取道歸也。佛爾登曰。或且小駐。備而攻。我今勿聲。或爲所聞。於是人人屏息伏聽。此時但聞石壁中暗泉作滴。及戰

馬呼吸之聲。忽又聞有馬嘶聲。其後卽聞觱篥。黑西門曰。此聲吾知之。西班牙人之作此聲。追逃鹿也。意在必得。尼日爾將軍微笑曰。彼果善獵。吾必令其有極樂之時。谷中有小阜。吾軍當據彼。爲我險阻之地。佛爾登曰。然吾昨日已見此阜。地果形勝。以後望乃勢險。不爲人所乘。然左次已見來軍大致矣。衆軍皆備。登諸高阜之上。阜爲天然形勢。足以自守。前臨斜陂。多亂石嵯岈。後皆峭壁。上可百餘尺。阜乃非阜。蓋頑石之面崎而少平。足以駐軍者。橫可百步。縱可五十步。尼日爾將軍曰。其上不容駐馬。即使失馬。果此戰獲勝。乃不憂無馬。惟將軍輩。則可引馬登阜。珊穆梗及約翰司。登爾各分吾軍之半。左右屯。倭利物將軍及安格司。俟領右軍。西門將軍及李卻將軍司。左吾及佛爾登將軍。領步卒居中。立時大張其幟。言曰。今日吾輩靈魂屬之上帝身體。屬之皇帝。己無與也。時谷中霧氣已微散。如敗絮山石凹處。尙沈縗不卽泯。山谷之形。前銳而後廣。有來路無去路。深可一英里。三百人所據地。卽谷中一簣突起之小岡。三面皆峭壁摩天。霧既全消。陽光一出。外望谷口。戈戟如林。爲數不止。

六千。其最後之軍。但細如菽粟。重重銳進。幾填咽此谷口。馬軍冠上羽毛爲馬所動。乃漾漾如海波。其始不見有英軍。及霧消日出。西兵乃大呼囂亂。不期困敵於此谷中。軍樂中本有觱篥。亦間以回回之銚鉞。乃雜東西而用之。西班牙大將衣服鮮明。見英國英雄。乃盡衣鍊甲。人人駭異。且慘默無聲。以小數之人。當此嚴敵。一無所懾。心則大奇。且不聞觱篥之聲。高阜上豎英倫國徽。其右則白羣之旗。中建五玫瑰旗。則羅林大將旗也。左次則野猪頭及雙紅鷗之幟。人人靜待來軍。尼日爾下視言曰。此中似有男子。足以較力。汝觀左次金色旗。是爲何人。佛爾登曰。是爲喀拉忒拉德武士之徽。尼日爾曰。右次又爲何人。曰。是爲桑替亞古。教門中武士。似主教亦在內。吾遠遠見其牙旗。以全軍度之。步兵可六千。弩兵可十隊。黑西門曰。是中尙有法人。吾亦間見其幟。佛爾登曰。然今日西班牙合法蘭西二國以敵我。因謂囚將地亞古曰。汝應知西班牙之旗章。其來與吾輩爲禮者。何人。地亞古望來軍。而得意曰。諸公今日果戰死者。必非死於無名之手。此卽忒路親王領西班牙名將無數。此外尙有。

桑替亞古教門中俠士。果不以愚言爲謬者。請與議款。衆寡必不敵。公輩待我厚。吾爲先容。必加公以禮。尼日爾曰。豈可不戰而降。因謂佛爾登曰。彼來攻矣。今日之事。卽渡海而來。亦不爲枉。語時見敵軍之左右翼已填谷進撲。後軍亦緩緩入谷口去。高阜可五百步。敵軍分二行近高阜。旣又僞退。引英兵下撲。以回回前伐西班牙。曾用此誘敵出離形勝。故西軍襲回回兵法而用之。顧此小阜上之將軍直視兵事爲饕餮習慣之事。初不一動。西兵復進。則又退。有時僞爲顛躡惶恐。而英人仍屹如石。人已而去三百步。叫罵而挑戰。兩翼將軍故停盾下矛。示以倦容。尼日爾將軍曰。觀此二將。似尙可與鬪力。佛爾登將軍有馬在此。爾我能否同下。與之一決了其誓言。佛爾登無言。上馬。尼日爾隨之。各引壯士數人。馳下高阜。亂石礮。二馬行之。如履康莊。敵軍二將見將軍。即挺矛揚盾迎敵。與佛爾登將軍敵者。爲喀拉忒拉德將軍。盾上畫鹿頭。人極長瘦。尼日爾將軍所接。爲教門武士。短小趨捷。素甲鋼盔。初無華飾。瘦長之將軍出矛。佛爾登之盾。已分爲兩。而佛爾登矛亦洞瘦長將軍護喉之甲。

大呼墜馬死。佛爾登乘勝直貫敵陣。山上之兵不見將軍。但遠遠見將軍之盔往來衝突。於敵陣盃所及地。敵軍恆作一巨圈。馬皆仰立。將軍所到地。恆如此。將軍盃忽現。忽隱。最後一撲。不見此英雄。遂棄疆場上赴天闕。享安樂矣。尼日爾所遇者。乃真勁敵。此人非他。爲教門第一手可麥司。與回回人百戰不敗。此時與尼日爾交觸。二矛皆斷。但餘矛柄。二馬亦皆仰然。皆善騎。仍坐而不墜。矛斷各出佩刀。相觸如冶匠之治鐵。其聲甚厲。卽戰馬亦相敵。馬上二將。彼此純在刀光之中。研則當。刺則格。之便捷輕利。令人目眩。直至於二股相交。互抱而墜馬。敵將軀重。直壓尼日爾於地上。刀且立下。可麥司所部。皆譁以爲尼日爾死矣。顧乃刀鋒不能及尼日爾之喉。人但見可麥司刀下後。忽自仰翻而死。脇間血出如湧泉。尼日爾從地上起。握匕首。血淋漓下。且斜睇死將不已。以可麥司舉刀時。脇間無甲。尼日爾匕首中其要害。法無不死者也。尼日爾上馬歸阜。此時西班牙大兵見可麥司死。笳鼓大鳴。全軍直擁至阜下。乃此島國之兵已前備八字。著腳盡坦。其胸左手執弓。出箭囊於前四人作。

排相距一控弦之地。珊穆梗及約翰司登挽枯葉飄之風中以驗風力。約翰司登曰。人在三百步外可勿發。防吾矢落於泥中滋可惜也。珊穆梗曰。敵近時當連珠而發。人人目注弦。弦注矢。矢注敵。孺子立敵前矣。男子求生卽當舍死。阿林拔刀亦在衆中見敵兵已塞谷而進。蹄聲呼聲地爲之震。此山谷幾咽滿鋼鐵不能噫氣。時前隊已上坡。羣矢同時發。有撲者。有中矢搖動於鞍上者。射翻之馬以四蹄仰空而舞。顧前敵一死而來者。卽抵其缺路。旣不平馬亦弗進。則以跟後之釘蝠之上登阿林。但聞三百人中彼此關照弦聲矢聲。時時作響。顧來騎塞谷人馬相促。人不能動。陂前人尸馬尸高疊。有未死而呻吟者。後騎不忍踏進。尙夷猶不卽前。忽隊中有少年將軍縱馬踐尸而上。尙未近岡而身中已中二十餘矢。立翻鞍而死。身上甲縫矢林林。然相持可五分鐘。下突而上抗死者已多。仍不能上。正生死相搏間。聞敵軍笳聲。遂收隊返而山石之上血已殷紅殆滿。然阜上之人此時亦亂。前軍固退而亂弩已向高岡攢射。阜懸谷中。四圍尙有高巖。敵軍盡上高巖。弩石交下如雨。英軍無可自蔽。

敵軍已得形勝。約翰司登爲飛石所中。堅忍無聲。腦破立死。同時死者弩兵十五步兵六餘人。盡俯而避矢石。而沿岡而立之英兵。仰見巖上有人。伸首者卽射而覆之。見高巖敵墜。則見而大笑。神志安定如平時。倭利物曰尼日爾。日高吾尙未食果食者必能戰。尼日爾曰此時安能及飯。然吾誓已踐可麥司爲我所殺。足了吾願。遂去其膏藥。言曰其人至勇。吾悔殺之。西門忽進曰珊穆梗告我矢盡。但餘百數。此爲絕地。汝思何法足以衝鋒而出。尼日爾曰無論不能出。卽出者吾願靈魂先出。吾軀但上帝佑我。我力猶能勝刀者。我決不行倭利物自美其椎曰我亦云然。尼日爾曰爾語大衆矢盡。以刀生死將卒同之也。

第三十六章

戰地曰坎塔白林山谷之中。初未見此惡戰。此戰距今四百年。無第二次更經者。戰聲直聞數里以外。敵兵三進而三卻之。時阜上之軍矢盡。其下有數千衆欲突而上。或仰射之地。卽崎嶇爲死馬。及人戶所平。馬不能上。矛亦莫挺。西兵人人咸去其長。

矛易刀斧而登。血肉相薄。極人間無上之死戰。後此父老人人詔其子弟言四百年前有島國之人喋血此小阜之上也。時英兵已死其半。稀疏而立。西兵死者雖衆。然人數至夥。乃不見滅。而尼日爾李卻西門及黑西門四人技擊絕倫。來無不死。阿林以刀助主人殺賊。寸心無主。來去莫由。阜之右偏爲倭利物。珊穆梗。約翰與教門勇士戰。教主已死。首座引之登阜。首座極胖碩。鐵甲以外。尙加道被。刀重。殺英兵三人。突爲倭利物所抱。二人同墜巉石之下。皆死。餘人欲突此數英兵而上。乃不能得。珊穆梗。約翰斧人旣莫敵。而後隊之白羣人則礫石投人。人莫敢登。步步向後而退。退時必有死人。此時左次西門李卻二將軍反守爲攻。極力下撲。喀拉忒拉德兵大斃。且退。左右似有勝著。惟中堅微挫。黑西門死。然死處已圍以羣尸。蓋西門以一命易數十命矣。尼日爾將軍二次躡。均爲阿林所救。阿林刀捷而取敵。敵退。將軍已起。時將軍之盾已破。鋼盔亦落。甲上亦受刃創及肌肉。然以一人力戰數人。左右騰擲不已。阿林及數卒隨將軍擊敵。顧大勢已挫。幸左右翼已驅敵不進。遂合而爲一勢。

力少厚。盡驅敵人下阜而去。顧敗卒下而新卒又登。守阜之力已大竭。自晨起接戰。爲數可三百七十餘人。今能自立者僅得其半。卽其半中創者亦夥。苟能戰。將軍死者。倭利物李卻西門佛爾登。凡四人。約翰司登黑西門。及弓兵一百五十人。步兵四十七人。亦皆陣殞。左右之弩石尙續續至此。一百七十餘人中亦時時撲尼日爾。小息。四顧敵尸如山陵。眼中亦頗欣悅。自言曰。吾生平所遇戰事此爲第一。忽見阿林卽曰。阿林汝尙生耶。然而創矣。時阿林額上中刀。以手止其血。謝曰。尙無恙。尼日爾曰。西班牙人尙知禮。以厚貌深情待我。彼尙部署其衆。與我相見。今吾衆可以二人爲一行。噫。吾有名之勇士殞矣。珊穆梗汝眞有勇。雖爾肩上無徽章。馬上無金鐙。然爾才足備此選。今卽以爾爲右次之大將。安格司侯爲左次。吾居中調護軍士。聞珊穆梗立爲大將。舊侶皆大笑。伸賀呼將軍。珊穆梗慚曰。老友勿調詆。今日當各勉爲丈夫。勿怯。勿怯。尼日爾曰。阿林汝前汝能跳越而下。取一名馬馳告太子。以吾在困之情形。若更來者。尙可抵制之。惟爲數太寡。不敷調遣。汝得馬即可趨大路而去。

求援於太子。卽呼倭利物虞候曰。腦白雷汝同阿林行能一人達者。吾事亦濟。腦白雷曰。如是深陷。吾何能下。得繩或可。尼日爾曰。繩固有之。防過短。不能及地。果不及者。汝輩但能用其手足之烈。吾無如之何。阿林汝能冒險爲我行耶。阿林曰。願之。惟不能聽主公居此。尼日爾曰。爾行。卽所以救我。顧腦白雷曰。汝亦甘心犯敵耶。腦白雷無言。取繩辨其堅韌與否。卽加繩於石筍之上。去其甲冑。阿林亦如法。將軍曰。汝告張獨司。速以兵來。其他亦無言。願上帝佑汝出險。然以一細繩懸繩十丈之崖。卽繩亦僅及其半。石巉地滑。腦白雷先下。衆爭集觀。見腦白雷以手勢上下。及繩盡。則二足懸空。無可踐實。正於此時。巖上一石中。其顱立死。阿林謂將軍曰。虞候果亦如是者。請告女公子。吾爲彼終身之奴。斲不名。爲彼情愛之人。將軍無言。以手拊其背。淚滿於睫。與之親吻。阿林受寵大悅。立引繩下。已而至繩端。自上下視。似已近地。然繩繩者下。觀尙在空。懸石壁既滑。然見左偏五六尺。地有石斜出。而又滑。果立足。不牢。亦立死。阿林得計。復上。引以齒囁繩。自解其帶。卽以帶足。其繩下。繩足及其石。遂

立。方。欲。攀。援。而。下。卽。有。一。石。中。其。腰。腹。間。痛。極。欲。量。又。念。阜。上。百。餘。人。性。命。悉。繫。吾。
身。吾。何。能。死。遂。立。鎮。其。神。乃。忍。痛。下。溜。幾。蹠。者。再。指。皆。被。創。幸。及。地。愈。坦。則。反。身。跳。
躍。及。於。平。地。甫。及。地。復。受。一。石。阿。林。固。不。幸。孰。知。下。石。者。乃。尤。不。幸。以。巖。上。人。見。阿。
林。服。飾。以。爲。貴。人。思。下。而。搜。取。囊。中。之。物。約。翰。見。狀。卽。以。石。隨。之。其。人。立。死。未。死。尙。
大。呼。阿。林。聞。呼。立。甦。旣。立。因。憶。及。取。救。事。頭。暈。身。痛。然。猶。力。忍。遂。極。力。上。馬。覺。神。思。
愈。昏。行。且。立。仆。遂。取。馬。鐙。之。長。革。自。縛。於。鞍。上。不。令。墜。遂。沿。壁。向。谷。口。遇。空。卽。前。亦。
不。以。死。爲。恤。顧。馬。疾。竟。得。出。口。而。追。者。已。大。集。且。以。弩。繼。之。然。所。乘。馬。至。神。駿。如。飛。
追。者。咸。不。能。及。已。至。官。道。之。上。神。息。遂。昏。伏。鞍。信。馬。而。行。此。時。若。明。若。昧。所。過。村。落。
人。皆。愕。視。忽。又。聞。隱。隱。叫。呼。之。聲。知。谷。中。復。且。大。戰。至。是。乃。暈。於。馬。上。及。醒。仰。視。則。
一。人。操。英。語。拊。視。之。此。人。亦。太。子。所。令。爲。間。諜。領。弓。兵。百。騎。步。兵。百。人。而。已。大。將。卽。
爲。休。古。將。軍。將。軍。果。知。三。英。里。有。戰。事。者。必。悉。力。赴。之。未。嘗。退。衄。者。也。一。聞。阿。林。言。
但。命。一。人。歸。報。太。子。卽。將。此。二。百。人。疾。馳。而。行。阿。林。仍。自。縛。於。馬。上。血。尙。淋。漓。而。下。

時暈時醒二百人既力馳登高崗而望已見西兵然英人敗狀已不堪屬目時屯兵處不見英徽但有西班牙之旗高揚於崗上尚有陸續以旗登者然高崗之隅猶見數勇士悉力與西兵鏖撲休古大聲歎息卽以二百人衝鋒而入顧已晚矣西班牙知援兵至乃不知其數遂亦疾驅出此死谷悉其俘虜置之馬上大張旗鼓而去休古兵至時西兵已去遠休古人馬都乏進視痍傷之英兵谷口尸橫如積幾無路可通更前則尸積逾厚然英兵之尸均在西兵尸上卽死處觀之行列仍不一亂谷之隅陬尙有七人蹲伏約翰亦在則瘡痍滿身雖不能戰然亦不覺敗尙揚其手中之刃迎休古之兵阿林力疾而進休古隨之休古曰吾由來未見戰事如此之烈死人如此之盡者幸我早來尙能拔出數人知吾軍之勇概不爾如此偉烈無一知之矣約翰指背後英徽曰將軍來非救我尙足保全 是物休古曰君真壯士君股下胡爲跨坐一人此人爲誰約翰曰吾忘之矣遂起而掖起其人其人非他卽囚將地亞古謂休古曰將軍聽之此人關我家事吾防其別我而行我且加之胯下爲佳阿林曰

吾主人安在。約翰曰。或陣殞耳。吾見將軍之身載敵馬上。或尸而非人。阿林大悲。卽曰。珊穆梗如何。約翰曰。吾見珊穆梗奪敵人之馬。追將軍。然轉瞬間見羣敵合圍其馬。非殺卽囚。休古令吹觱篥。載創人歸大軍。曰。三日後尙與西班牙人相見。又曰。似約翰之爲人。甚願其居吾部下。約翰曰。否。吾爲白羣中人。不屬將軍。休古曰。白羣耶。人悉在此。一一指尸示約翰。汝今照料此勇虞候。阿林也以吾觀之似不更見天日矣。

第三十七章

一日爲西厯七月之侵晨。去英西二國死戰事已四閱月。戰事見正史故書中不敍天色蔚藍。草色蒼綠。上天下地之間。初無他物。但有人家籬落。牧童行牧而已。日光未出。樹影猶西。樹下羣牛力嚼其草。見一騎士怒馬奔馳而過。爭間溫克司忒城中。二騎士一爲少年人。容貌甚都。衣嚙蘭藍色呢之常服。冠絨冠。引冠於額。以蔽陽光。據鞍無語。大有所思。顧雖少年。又在承平之日。而跟後著金釘似其人。已將軍矣。額上有刀瘢。太陽之穴。則作橢圓之痕。痕然此瘢痕加之美。少年之容顏。乃更增其勇概。其同伴則

赤髮而胖碩。騎黑驪馬。背加帆布之巨囊。馬行道中。鏘然作聲。赤髮者據鞍顧盼。爲意至得其人。約翰也。約翰此時在勢固宜樂。以其地爲其家鄉。馬後之囊。又地亞古之贖金五千鎊。功名則自軍校遷爲阿林將軍之虞候。阿林旣爲泯斯忒之豪宗。又新拜將軍之命。在大軍中咸稱爲英國後起之英傑。蓋白羣人在死谷中以三百人當六千人。死戰不降。大名振於全歐。戰事中不死之人。人人爭以英雄目之。在此兩月之前。阿林之命直介生死毫髮之間。脅斷而顱破。顧以年少氣壯。死而復蘇。旣愈知戰事已畢。西班牙及其聯軍已大敗。白羣中戰事。阿林一一陳奏之。東朝其在病中太子親至其帳。以刀按其頭上。時成用此禮。外國封將軍。言曰。如是勇將軍。乃天奪其年耶。及阿林病愈。卽問其故。主乃不知存亡所在。旣受封。則乞假而歸。卽故居鬻產。得金將赴外國覓其主人。旣歸倫敦。卽赴敦罕堡。以得堡中書。後遂不審堡中事。當約翰行時。卽謂阿林曰。自吾輩身在兵間。安能見緣縛之春光。阿林太息曰。約翰汝得富貴。功名自爾歡樂。須知我之歸朝。乃悲不自禁。心中以吾主人及珊穆梗之故。乃不知。

所以告我。主母及茅德女公子約翰大哭。馬爲之驚。約翰且哭且言曰。此眞蹇運。幸將軍勿戚戚於中。吾擁此多金。留半以奉吾母。餘半購舟赴天涯。地角覓此二人。阿林搖首微哂曰。但得二人能生。必有消息。今無有者。恐已不在人間。忽曰。此一帶高屋何名。約翰曰。是爲羅木西女冠居處。道旁尙有修道之士。宜以一克郎舍之。時路左有架三石爲小坊者。此道人卽在石坊之下。曝背面作死灰。手如枯腊。盤膝垂首。厥狀如殞。然指上尙撫牟尼之珠。對面有農夫之團焦。農夫者黃髮之胖人。揮鋤而種其妻則格格而笑。二子盤散隨之。農夫迴頭。其子亦莞爾而笑。笑聲過烈。道人不悅。及約翰予之以金錢。則又微笑。阿林旣過。語約翰曰。吾輩觀此二人。一鬱一舒。卽我二人出廟後之影子。實則耕上帝之田佳耶。或耕情田佳耶。約翰曰。我何知之。有前此之我。直如亂雲。但知此克郎。尙不爲妄費。此人良苦行可取。至於農夫。能自食其力。何復待助。阿林方欲作答言。忽見有一婦坐一車。引以三馬。有御人坐於馬背。厥狀甚貴。車作金塗。輪亦彫鑄。車奩亦皆花繡。車中見一胖碩之夫人。據重茵而坐。

觀者匪不知爲厚重有福之人顧福禍真相倚伏有不堪令人預決者此時夫人之輿脫輪車馬及人皆躡於地車破馬癟人乃呼援富貴景象一時頓易阿林及約翰立趨救夫人幸不被創夫人乃叱輿夫曰吾戒爾車軸之筍將脫汝不吾信今何如者阿林曰夫人無恙乎約翰自破車出厚茵置地上延夫人坐夫人曰老身幸無傷乃蒙過客見援老身觀二客似自兵間來老身亦兵家女故視武士恆起敬阿林曰下走適歸自西班牙夫人曰客歸自西班牙耶嗟夫天生佳人乃盡死於彼間死者固慘而生者又奈何老身適往慰唁一故家彼親屬都盡兵間矣阿林曰是家何名夫人曰是爲青年之女郎將落髮爲尼矣一年以前是非吾鄉盛美之人耶老身不忍去彼盛粧加以面幕若以女郎論實堪爲人妻並爲人母非復晨鐘暮鼓之人且二君來自西班牙亦知有勇士曰白羣者耶二人皆曰知之夫人曰吾所言之女公子卽爲白羣中領袖其定情之夫卽充虞候同出者今聞噩耗白羣中全軍覆矣此女郎悲梗已極因而入道阿林卽引夫人之手曰夫人所言非茅德女公子耶夫人

曰然阿林曰茅德入道耶或以其父將軍之殉節耳夫人笑曰父也然其傷心之極者尤在其父黃髮之虞候阿林曰女郎如是我絮絮何爲者約翰行也匆匆與夫人爲禮力鞭其馬塵土飛騰人已不見矣羅木西之女冠知茅德女公子將入道則大欣悅女爲名將軍之弱息將軍無子必悉其產入諸廟中老女冠已宣布是言必至庵中祐其悲梗今百事皆備將諭日迎女公子繡幙於羅木西庵中張燈供花村人大集阿加莎則誓隨女公子入道惟不落髮阿加莎在禮拜堂爲茅德上金十字架四人提香爐篆煙氤氳二十二女冠衣道帔散花於道上四女伴扶女公子款款而行此時茅德垂首花滿其髮其後則老女冠隨數道侶同行心中深念敦罕堡必歸掌握應否增一司帳之人理此堡中田畝又防佃戶抗納則當假公人之力逼之不令逋負外史氏曰女冠之策良佳乃不知有人情天理與爾崎零人反抗也此滿衣風塵之少年果爲何人乃敢驟馬直趣人羣沮此道侶且下馬與女公子熟視此時突入斥去提爐之人並斥散花之道姑橫肱上入道之新女冠目中顯露其恩愛之

情時新女冠之足垂入禮拜寺竟爲此少年所止此新女冠亦頓忘老女冠之識語大哭一聲直撲此少年之懷老女冠怒不可遏且念此非佳程式或將失此二十二人之心且此二十二人平日爲導師誠懇戒其情慾者然茅德此時已不計此老女冠亦不計此二十二人但覺寺中陰風逼人寺外風光明媚鳥語花香殊可戀也遂決計同此少年偕歸以背向黑以面向陽而行此二人之婚姻卽入一小禮拜寺中成禮矣成禮者卽爲克里司多佛神甫相禮者羅林夫人及約翰與守堡之卒十餘羅林夫人以傷夫之故形容銷毀已極顧尙有希望知將軍身經百戰云死而皆不死夫人將自赴西班牙覓取將軍阿林則立止以爲不可願自代行於是混斯忒及敦罕二處田產并歸於一則主持尤必有人阿林語夫人請與其妻同住立誓不得將軍者永不歸堡遂命約翰往僱出時之黃艇仍以戈德溫爲船主阿林成禮旣滿一月卽同約翰至白格拉沙視黃艇曾否入口路經出征時所經之地至於碧忒灣有一船方抵岸初亦不視及視船歸後則來舟已停無數小舟運致船貨於岸上雙

色顛之旅館本卽在是阿林見門外人蹤續續忽見有女人自內外奔格格而笑則又有一女亦如前狀立時見一人力追且笑且拊其腹言曰吾親愛之人久久相違乃見我逃耶汝來我決不傷汝一毫髮實告汝吾久不與英國女子親吻親之足愈吾病安琪兒趣及我同飲見汝乃樂而忘死阿林初見其人已大悅更聞其聲喜悅之情直自丹田衝冒而上卽以馬趣店門孰知所樂乃不僅此且有得諸意外者忽見肆上樓窗之內有人引首下呼曰珊穆梗我適見有人以馬來此或欲與我比較汝觀其盾上作何徽章者請彼少待我即下樓果其人欲爲所歡爭榮益譽我必如其意無所峻拒珊穆梗果向馬前彼此都無一言但有堅抱而狂跳且大笑不已將軍大驚執刀而下以爲珊穆梗與來騎鬪也旣至亦有擲刀抱阿林阿林亦進抱將軍聲皆嗚咽不能出口四人旣同歸行經樹下始聞將軍及珊穆梗別後之情二人均爲西兵所獲以船載之歸國故山以舟耳道間爲海盜所要盜命將軍及珊穆梗作舵工夜中乘盜魁大醉卽而殺之二人同入海中適有小舟繫於巨艦之後遂掣舟

行小舟中。尙有剽劫之物無數。則盡獲之。以歸阿林。聞言大悅。遂至於敦罕堡。是夕堡中歡宴。吾書可以無述。後此悉以盜賊施之禮。拜堂尼日爾。享有大年威望。亦至遂家居不出。但三十英里中比武事將軍無一次不與者。至於此間少年勇士。苟得將軍一時之獎較。諸朝命尤榮。若阿林將軍夫婦。亦安享榮華。尙兩次用兵於法國。阿林咸戾兵間。歸時行囊皆滿。及太子御極。遂引爲樞近大臣。阿林壽高竟仕至李郤第二。亨利第四尙在朝列。亨利第四尙加阿林以加忒勳章。股上縛之紀大功也。晚年振起文風。大講科學。國人賴之。約翰亦娶一村姑。家居奉母。然在窮鄉之間。得五千克郎。稱素封矣。閒中必至雙色。顫逆旅夜飲肆。主人卽珊穆梗已娶酒家婦爲妻。左近控弓之人。恆至肆中。與珊穆梗較射。及約翰鬪力。約翰雖極鹵莽。然忠厚容人。不爲惡村人。亦爭稱之。



最有趣之小說

林

說

陸續出版

每集二一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
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原著者
作譯述者
人發行人
印印刷人
總發行所
分售處

(黑太子南征錄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己酉年四月三日印刷
已酉年四月十七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一日再版發行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長沙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科南達利
福州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易紓
潮州	蕪湖	南京	濟南	開封	長昌	模市	
廣州	廣州	南昌	杭州	成都	漢口	長春	
桂林	桂林	雲南	澳門	重慶	漢口	市館	
香港	香港	澳門	香蘭	長春	市館	館	
			裕				

商務印書館

民國四年適用地圖之用

高等小學適用 中華新地圖

四角

是圖首列中華民國全圖。次各省及各特別區域蒙古西藏青海等圖。共二十六幅。形勢明晰。調查精確。本館出版之高小共和國教科書新地理及教授法中所見之地名。一一載入。新改縣名。附注舊稱。商埠鐵路。詳細調查。皆以民國三年十二月底為斷。最新最便。

適用 中華分道圖

八角

民國成立。政治更新。全國疆域。迭有變更。是圖按照最新區畫編製。所有各道區域。攷正界線。一一註入。各縣新名。附註舊稱。尤便觀覽。全圖闊四十三寸。長三十一寸。銅版精鑄。字跡清朗。紙張堅厚。色彩鮮明。誠我國空前未有之最新地圖。另附行政區劃一覽表一冊。檢查極便。

適用 中華地文圖

近刊

我國疆域遼闊。陸地之高低。江海之深淺。相差甚遠。非圖不明。是圖依據歐美新測各圖。放大摹繪。陸高水深。悉以顏色分別。一目了然。而山脈河流。折衷中西學說。攷訂尤詳。誠研究地理者所不可不備者也。

適用 五洲新圖

近刊

是圖採取歐美新出各圖。參互摹繪。圖中地名。悉從舊譯。並附英文原名。以便對證。各國疆域。詳加考正。每洲一大幅。甚便教授。歐洲一幅。於今日時局。至有關係。現已付印。其餘陸續出版。